國朝名臣錄

前六

共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

權轍　　任虎臣 貞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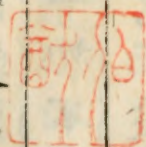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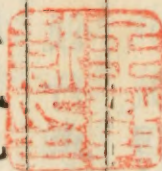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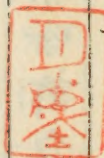
趙彦秀 貞簡　　趙士秀 文貞 松岡

閔箕 文景 觀物齋　　李鐸 景甫

沈逢源 曉窓　　李澤

南致勤　　張弼武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十一

申光漢 文簡公

字漢之一字時晦號企齋叔舟之孫成化甲辰生

中宗二年丁卯進士庚午登第賜暇湖堂歷典翰大

司成吏曹判書典文衡 明宗乙巳參衛社功官至

左賛成乙卯卒年七十二

公少失父母鞠於老婢年十八猶不知書與隣兒戯于川

隣兒踢公外水中公怒叱曰汝賴奴何當凌公子兒曰

如君不知書者亦公子耶是必無賜公子矣大慚始折

節讀書文藻水湧明年以萬里鷗賦魁禮闈 涪溪記聞

丁卯舉進士金公安國欲以公製爲第一叅考者以高下
通韻深咎之竟置乙科及見公名左右愕然悔之
甲辰拜吏曹判書乙巳九月叅衛社功　文定王后賜衣
仍傳曰此　中廟常時所御故特賜御服之無忘　先
王以輔後嗣並潛谷舊錄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吟曰
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能搆思
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崔遂代製申既錄勳之
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止一功不使
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歇後得名而處事

如此人所不可及也

公酷耽文翰不事活計有頑奴不修貢乃以詩題送曰平

海郡居奴莫同年年身貢聽如聾官威捉致非難事循

越明年二月中 並寄齋雜記

申企齋於正德己卯爲大司成尚相公震以上齋色掌出

入於明倫堂及羣賢斥死公亦貶爲悉直府使因罷出

退居忠原之達川二十年尚公已卯冬登第至嘉靖丁

酉金安老被罪戊戌春公還朝復爲大司成尚公時爲

户曹判書相遇於道驅軺至公之馬首而謂公曰令公

不識我乎我乃已卯色掌生員尚震也公曰其然乎令

若不言楚澤餘生豈能記其舊時之面目乎遂相揖而去宦路翻覆自古猶然積薪之喻不亦宜乎 松窩雜記

明廟朝申光漢為判中樞府事相臣沈連源尚震啓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陞秩除領經筵資其勸講於是特陞正一品令則時任議政外雖原任大臣不得兼帶領經筵固非舊制也

申光漢少時夢彩鳥飛入口自是才思日進及長典文衡又夢彩鳥入口此猶羅含夢含五色鳥之類也華使張承憲時公為遠接使有唱和詩承憲大加稱賞翌年華使王鶴見公致辭曰覽皇華集張天使見壓多矣其為

華使所眼如此然張王二使皆非文章之士不足重也

竝芝峯類說

申企齋元有所作輒示申直講護得其是正方以行於世一日以洗草宴契軸詩令申觀之讀至人間遺跡似龍騰未契於心再三諷詠企齋曰以為未洽當耶申曰東坡所謂世間遺跡猶龍騰者謂蘭亭繭紙真本殉葬昭陵其摹本之傳於世者猶如龍騰謂摹本雖非真本其筆勢猶似龍騰今用此語以對天上玉書隨水化恐未當企齋曰何可作如此看龍騰只謂如龍之變化而無跡也不以申語為然不改龍騰之語而傳於世今恐申

語為是 月汀漫錄

申靈城企齋相公嘗晝寢因驟雨過盆荷而覺得夢凉荷瀉雨一句數年未得真對至於因作近律空其行必欲覓奇對以充見朴斯文蘭語及之朴以衣濕石生雲告企齋曰非也至於終身未得其偶云詩人覓句之勤如此 清江瑣語

蘓世讓

字彦謙號陽谷晉州人成化丙午生燕山甲子進士中宗四年己巳登第選入玉堂爲正字賜暇湖堂歷吏郎舍人直提學吏曹參議海西湖南觀察使吏曹判書典文衡官至左贊成　明宗壬戌卒年七十七

公年纔七八已好學不煩師資詩句驚人筆法亦得松雪體乙丑燕山以律詩取士公居第一丙寅匿名書獄起公被繫不得赴殿試

辛巳　嘉靖皇帝即位翰林唐皐須詔東來李荇爲遠接辟公及鄭士龍爲從事壬午日本詩僧大原東堂等来

公爲宣慰使遠人嘆伏（並潛谷舊錄）

時選文學之士七人賜暇讀書終至典文者五人公其一

也

甲午進賀使蘇世讓呈文乞罷門禁禮部尚書夏言奏曰

世讓欲行遊觀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

仰慕上國之誠 帝命五日一次許令正使以下出館

遊觀市街通給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

仁廟嗣位遺彈自是無意仕宦爲終老計扁其堂曰退休（並紀年通攷）

公之二兄世恭世儉年皆八十接屋而居晨夕過從有柳

公綽之風公悶伯氏老而喪室常備衣服以進爲諸兄先辦供具輪日遞行次反子侄肩輿邀致山椒水涯嘯咏倘佯聞者莫不歆艷潛谷舊錄

蘓退休罷居湖南時尚領府在相位以金提蘆鴈二簇求詠蘓以二絶還楓落蘋香蘆荻花踈翎隨意泛清波塞天昕夜風霜厲却愛江南有歲華蕭曺孤影暮江潯紅蓼花殘兩岸陰謾向西風呼舊侶不知雲水萬里深皆自喻也又太逼畫様可謂絶唱清江瑣說

蘓陽谷與申企齋鄭湖陰同時而李容齋於陽谷最所稱許屢言於 上前曰蘓世讓當爲主文之人不可置在

下位故陽谷自通政陞為嘉善至資憲皆容齋所請也陽谷乞養授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容齋又言文章之士不宜出外 上即命還召前輩之喜奬人如此厥後蘇與申鄭皆典文衡至崇品年俱八十陽谷雖為士論所斥早退家居享清閑之福者殆二十年近世詞人考終富貴無出其右者芝峯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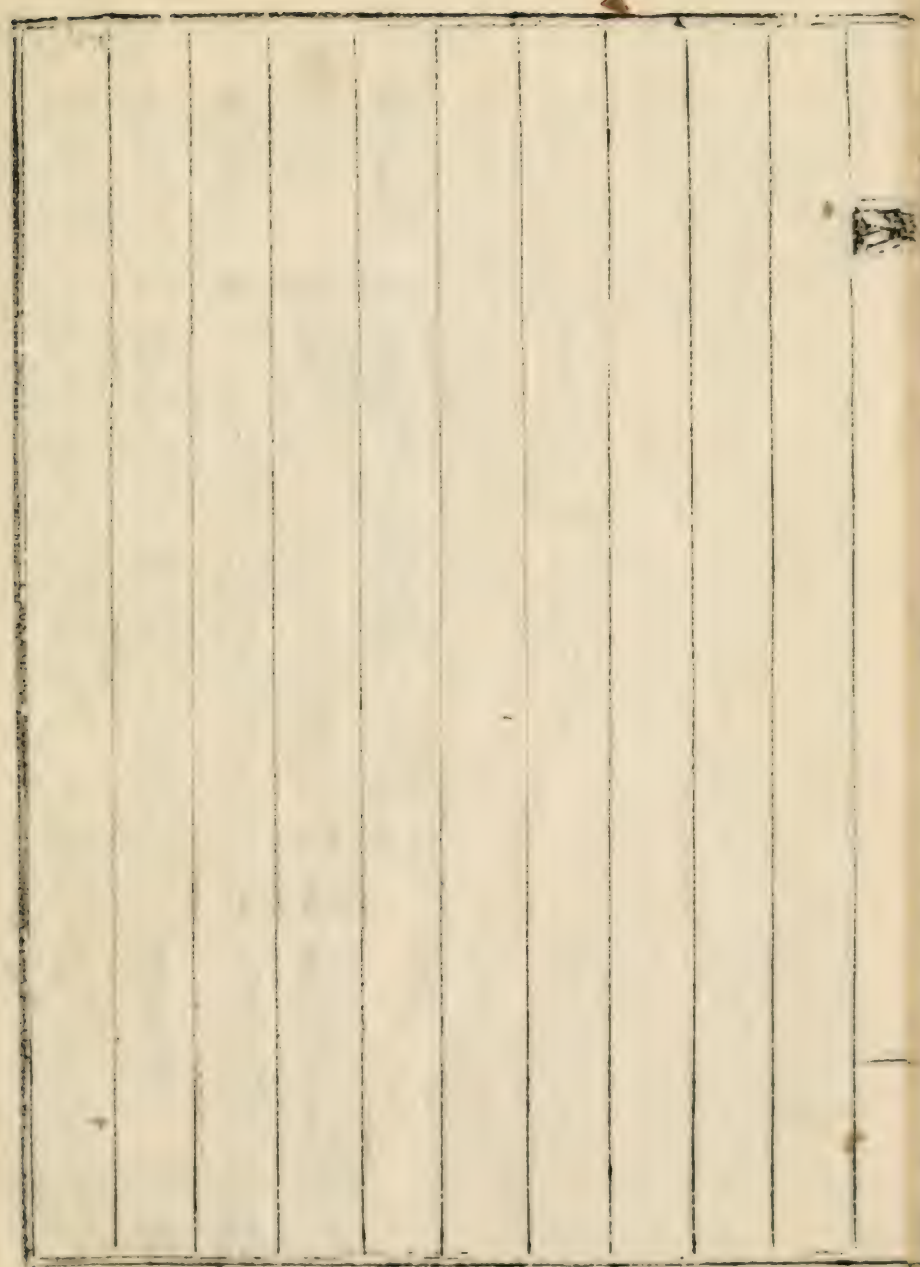
世祖朝 昭陵之廢前史但記 后母專權自愼與成三問等謀復 魯山見誅因政府之請廢為庶人云不詳記其始末丁丑 先廟嘗於禁中晝覺有恠即 命廢昭陵其時使臣先剖石壁欲以曳出梓宮重不能

勝為文以祭之乃出縣置三四日旋以民禮收瘞至

中宗朝經筵檢討蘇世讓首發其論 上惕然 命大

臣啓春秋秘記搜考其時廢之之故果出於政府之請

大會公卿雜議之三公以下皆以為難惟申用漑姜渾

張順孫金銓議當復竟閣不行海東野言

沈連源 忠惠公

字孟容號保菴青城伯德符之後弘治辛亥生 中宗十一年丙子生員壬午登第選入史局丙戌重試歷吏郎舍人大司成吏曹參議慶尚監司大司憲戶曹判書右贊成 明宗乙巳參衛社功臣官至領議政丁巳卒年六十七配享 明宗廟庭

公自在髫齔端重穎出迥異凡兒逮遭家患遂失所怙賴母夫人提曉義方志學不懈及長質業於慕齋金公時慕齋量定籍田于松都公樂於從師竟歲不返才識大進聲名藹蔚

嶺南大侵饑莩相望公受 命賑救首講便策不加威怒
事竟辦集道所至顚連尤甚公不俟朝報發倉均哺一
道殍以全活
時用事者以好惡斥黜人物公獨介立不屈在銓曹時所
好者不一延薦坐誣斥者力加辦釋會濟州有缺薦公
陞秩以行其實排擠公怡然不設難色及過海風浪掀
歎舟人莫不危慄公據胡床如在齋閣至州撫御禦之外
兼督農政四境大熟又能不鄙遠俗躬率以禮朔望拜
謁之儀春秋釋菜之奠未嘗告晉大修黌舍梓刊四書
古文眞寶等書課習蒙士民多嚮學至有請入國學者

判度支時　中　仁兩廟繼陟吊冊之使前後四起支調
大屈公審度用費使公私兩濟人皆稱便公素解華語
衣冠趍履亦倣華制張行人承恩還道黃州公受餞慰
之　命酬對之際不假舌人語皆條暢行人嘆服用是
常帶司譯院提調
庚戌　命復立兩宗公以異端之興大累　聖治率百官
廷爭不得時公議不無異同公獨力爭堅懇至於累旬
雖不回　天朝野韙之
癸丑秋景福宮大內災上下驚惶　上命公捴任繕葺公
務以不廢舊貫不侈後觀戒督工程時僅再閱功乃告

記 上嘉悅賞賚之典實從異等蓋此宮開創之時青
城伯實總成之公又以首相復叙重創之功祖孫管之
勞勤茂著人皆異之
丁巳冊封春宮公監其工儀物之制務極講求以別等衰
人皆服其得體 特賜鞍馬以榮之時敕使將至公已
嬰疾上狀乞解再三瀝懇 上諭以在平日不宜輕許
今則敕使所視不可使相臣有缺故勉從所請左議政
尚震啓曰宿德元老其去留足為朝廷輕重請仍任待
瘳 上遣史臣諭公曰昨遞卿職予不獲已令左右相
同辭啓留是乃公議卿其仍任調治公每以久病保位

為貪意故釋負則若沈疴去軆冀朝夕可延及聞仍任
病勢頃極乃具疏極陳乞骸之情　上御筆荅曰頃日
許御辭退是予之失左相之啓亦是衆情玆不允所請
先是士林有假論推引朋附漸廣識者憂其害政公於經
幄婉辭閑陳摘右貶斥俾不延禍人情乃安
公性雅靜詳愼行己接物簡約平恕濟之以剛柔平居人
素其寬和遇事畏其勁正故皆不敢干以私宿尚儉素
聲色之娛奢靡之習痛加屛絕雖貴顯已極罕見候謁
車馬之閙清約一如未貴時燕坐一室未嘗去書不觀
言笑又寡不許侍女近前居常樂善愛士必欲獎與培

根故士論倚以為重
公當官雖不憚勞務盡其職至於権要之地輒避不居近
来兩銓缺長則必謀諸台鼎然後乃定有来咨稟公輒
艴然曰自當擇可注擬吾何敢言雖固請終不言為首
相主張廟謨心無適莫動必主善衆論競陳委己從善
略無吝色議所難斷能以一言折衷聞者莫不帖服
公於事必深究強記中朝疆域我國封界瞭然如目擊身
履人或問質辨答無碍耽羅山川險夷要害靡不畫寫
作為一軸乙卯倭奴寇擾南邊多陷城陳耽羅尤當衝
要公按圖策應如指諸掌人皆服其先見

公爲文辭典實贍敏每遇咨議務以約言取裁不喜貫辭

入侍講章必求道理引喩時宜人始知其長於文而深

於學也

公自少恬默不喜趍營自辛卯以後國是靡定朝廷人物

進退不常而毁譽未嘗及公故自號曰保菴盖亦寓意

也

公病中欲陳疏具草子夯以勞傷諫止公荅曰吾雖病不

入侍未嘗一日忘君一朝奄忽雖欲效其微誠得乎我

曾覩大臣病劇遣官問疾兼訪後事則只稱 上恩至

重無一言及於時政豈病不言爲欲言而不得歟吾所

以惓惓不已者欲及心神未亂處盡平昔之抱也條上
六事勤學從諫親賢遠佞恤民愼賞語甚諄切 上遣
中使賜御札曰觀卿六條陳戒予甚嘉焉又遣承旨問
所欲云公書啓曰臣之所懷前於已盡之矣但願政事
之際存心忠厚務從寬大使人心固結國祚靈長公病
後以不仕受祿於義未安故戒家人勿受至是兩相請
令有司具送其第

沈忠惠公出爲濟州安老之擠也拜辭之日安老以壺酒
送之於漢江上執盃歎嗟以示難別之色且曰君之此
行吾實不知君有弟幾人可堪作官者乎公曰雖有二

弟通源業科逢源多病不堪仕矣未數日拜逢源爲金吾郞病不能出遂移拜副率公曰平生所不知者也旣出其兄又用其弟何心也寄齋雜記

靑川府院君沈連源乃靑陵之父於　中殿祖也公在時自內已有　靖陵遷卜之計而公止之故終公之世而不敢發凡宮人私情一切不聽盖亦難也嘗以門族盛滿爲戒故諸孫之名皆以謙字命之其氣勢不甚張及公之卒而他戚里招權然後人始之公之賢以父順門被禍蔡山死於軍器寺前路公終身不由云淸江瑣語

祔　明宗大王于　太廟　上親祭後還宮大赦受百官

賀以李彦迪沈連源配享　明宗廟庭連源　王大妃
祖父也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之難尹元衡等欲援
連源以固偽勲之勢強録連源于三等連源雖不能辭
而心傷善類之死且慙録勲至於涕泣至是配享石潭日記

尚震 成安公

字起夫號泛虛亭木川人弘治癸丑生 中宗十一年丙子生員己卯登第爲弘文正字薦入翰苑歷典翰大司諫副提學兵吏曹判書 明宗朝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甲子卒年七十二

公自少氣度沈遲飢寒俱不言雖病甚苦不以呻吟作形人已服其非淺年過成童尙不志學馳馬試射被慢於儕流卽發憤策勵學業居五月已達文義但泛人質疑未十朔理無滯阻自是刻意益篤成夏山夢升公之妹兄也欲見公志勸就舊仕固問不對强之乃曰丈夫當

讀書樹葉耳夏山喜曰吾亦試汝耳壬申公年始弱冠
夏山稱其文才已成盖四年向学所造如此若金慕齋
李容齋及諸鉅公之来必以公文示之無不嘆奬自此
華聲大闡夏山深服其德器亟稱不置曰尚某之質雖
在孔門無讓於諸弟子矣
公閒成公守琛守琮兄弟有學行乃以全紙大書以簡曰
聞公之名功有願交之志二成亦以大字許之自是連
榻實多講磨中丙子生員八泮課藝連三製入高等柳
公雲時長泮比大加褒稱至訪于家曰見君議論知有
經綸之才公見儕類有忌色遂有時晦之意不復屑意

於館試柳公覺之深恨其不能容人之才也
一日在泮聞韓忠奉使嶺北有一人出自山谷披寬博之衣立道上呼韓之字袖出陳弊一書以授曰歸告 殿下云一泮莫不喈喈曰三代以下乃有此等偉人公獨不應坐中詰其故公徐曰若果賢者焉有自衒之理衆共誹之曰外若矜嚴內必如之公曰豈無象恭者乎衆益攻之公竟不荅朝廷聞得其人則乃燕山嬖孽家書題有罪長流者然後知公之識見高矣
公初釋褐歸鄉有崔弘濟者不爲士類所齒乘靖菴貶謫上疏力詆至請其死朝廷遽加重罪弘濟喜語稠中曰

果用吾言已命斬光祖于謫所矣公自少恥言人過而聞之大悪慶與所親斥崔之為人其見適於翰林再駁於持平皆此也（並清江李濟臣撰行狀）

遂臣金世弼論趙光祖曰初甚尊寵一朝賜死氣色慘峡公出曰通來經席未有此論金某之言正為浔之既而金被謫公亦坐適（年記通攷）

為江原道觀察使將行請教於尹相殷輔尹相為陳方伯政要公適行不遠事無積滯尚曰吾屢應當道常遵尹相之教後有為方伯請教於公者必舉尹相之言以送之

江原有一嫗告義子欲烝己公審嫗貌皤頭爛瘡面如猿
猴公詰之曰悪少不勝淫情以色故也爾子亦有本妻
必不犯極悪奸汝明矣若不直承必先訊汝嫗服曰子
果不順欲搆其重治耳公即治其子不順之罪其度事
深詣類此

公在銀臺當奏覈囚案盈抱諸宰相顧曰今日必暮公舉
條要敷啓甚詳畧不移刻情僞畢露既出無不稱之

丁酉拜大司諫有一同僚將 禧陵水石之説議于圓席
公曰玆事極重當十分廣諮然後乃可斟酌不可容易
力止之不數日其人入經筵獨啓之時金安老方忌鄭

文翼公光弼正欲搆陷而難其名以 山陵時文翼實監其事故秉其隙乃發遷卜之議回置之不測聲勢甚張公閉門謝客究思可救之方自幕具諫草章向僚以啓俄淂輕論

爲京畿觀察使管邑人士有連名狀曰某人不孝繼母公悉招持狀人諭之曰繼母子不孝淂名最昜爾等十分審察而来言耶衆曰人理不祥不忍形諸文字實然之也公訪其家人不用刑杖一言得情上讞明白朝廷不復究訊即處以律朝中大相有所服公者嘉而戱之曰令公寛柔讞獄甚猛 並行狀

貞顯王后薨公掌都監事金謹思爲提調頗以葬物私施
公謂國事未襄大觸其怒浚屢被中傷拜判書贊成皆
被論（記年通攷）
公在相府緇徒有不法事僚相忿其放縱謂公曰此輩無
所統故如此若依　祖宗朝舊例使有糾摄之地則不
乃有益乎公曰疾之已甚亂也此屬當治而不治今若
糾檢而復立統屬之規則無識之徒反謂之崇佛而然
則事尤大關固不可爲也未幾公以事詣闕　内旨下
議曰僧徒無統欲復兩宗治之何如公啓曰僧徒雖無
統攝然起廢重難故前日同僚亦有此議恐反有害遂

止耳公實未知其漸將大自以為事幾之初微言諷止

得大臣啓事之體

大王大妃之同聽政也公奏事簾前 大妃傳曰相公致此不獨未亡人與殿下之意也 先王常稱卿可大用至於書名屛障以識之不幸未及今之用卿寔 先王意也公感激進曰小臣蒙 先王恩寵罔極用特旨除官殆過十餘度時人至槩臣以他道進也 荅曰卿豈以他道進特知遇深耳

國家設別科公為讀卷官其時主文柄者欲奉 中朝事發策公止之曰此大事可廟議不可策士猶以其意為

問目既而公議譁然論罷主題試官擧子亦削科公自
以首官不能力止詣闕請自坐不爭之罪 上曰不聽
公言過在於彼也初公自試所歸語子弟頗有未恔之
恨既而果然
上御翠露亭簡招諸宰及賜暇儒臣讀其所讀書仍命諸
宰各製詩進爵賜燭以榮之公以首相入侍 上親爲
侑爵公不覺醺醉伏苑中 上乘小輿將還大內下問
爲誰左右以領相對 上曰老相在此不可輦過 命
設行帳然後乃入繼 命中人護歸翌日與諸公上箋
陳謝旋以失禮待罪 御批曰昨見公醉甚洽予意有

何失禮

上又御閱武亭召公卿侍從如瑞葱故事曰出 御軸各

製寫以進公末句云忘言醉飽鈞天理敬德唯關獻曝

誠雖文字之末不忘箴規見者皆曰得大臣進戒之體

並行狀

箭串為 國家牧場在前設木柵輪定於畿邑以民結造

排遞年修改吏緣為奸弊甚不貲公為司僕提調建白

償布募役等之以石其弊遂絕當川流未等處設鐵索

開閉皆其規畫至癸丑甲寅年間歲頻飢或以時屈為

言公曰與其徒賑以糜穀不若因就以立事此乃春秋

興功役以聚失業之意也

公為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內外掣肘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庭仰面獨卧嘆咤長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並清江瑣語）

公求退十餘年始蒙俞允遞相之日身氣輕健始若無疾者常曰天馬已收無往不適約與兒輩隨處命駕水中山傍閑往閑來作聖世無事物祝 聖壽以終天期耳有時取酒微醺緩歌起舞以自樂或問前日未嘗歡娛今何如此荅曰昔負重任唯力不支是憂今既釋之云胡不樂

公燕居無事頗有自樂之時謂子弟曰爲善最樂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汝試以論語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語永言之似若歌調而長詠之則古人之氣象可得矣箕子過故殷墟亡國之懷如何而欲哭則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古人之不輕用性情可見矣

公容色愉和動止中適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喜怒不形雅不喜聲色技藝待人開懷不作町畦必以忠信爲主相對接話亹亹忘倦人有觸犯必自降屈不喜聞人之過聞之必先探其心究其可恕之道又必求其長處

聞人之善必揚譽不已雖婢僕之愚有一小善必謂子
弟曰某爲此言行此事可善也汝輩勿小也有所陳善
必假色頷許曰汝教我矣有過則諭誨不已或有偷盜
者必反憐之曰迫於飢寒不得已也還給其贓曰汝若
飢寒須來告我愼勿復然如欲任使必再三詳命使之
不逮然後授之他人若言公過云則雖至微者所道必
思所以致謗之由而反已曰吾果有之民固至愚而神
矣或告曰時人慢易甚或有因事而慍告者公纔聞輒
喜至於笑倒曰彼人是矣安有畏我者乎慍者亦解畢
竟諧笑而去

公之為學不屑屑於規矩繩墨而以不愧怍矯揉氣質涵養德性自得應用為貴故居止常處必以謹勤和緩四字及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等語題在窓壁以寓目常謂一身所主神明不測者莫貴於天君不可以些子塵物點着其上凡遇事來為之則已却復掃除以全本然虛靈可也

公常以古人行事將來已身上料理於宋朝名臣多慕效之最喜開襟下問至訪於微賤如得其善必稱好而采用之人有被薦來者謝輒不悅曰君才可用何謝之有

爵祿人主之柄非私門所有愼勿復然

公於文藝筆札才思雖高而不屑以此得名至於嶢嶢之
行皎皎之事皆欲掩蔽而韜晦故公之才藝行實多爲
德量所蘊人有不及知者

公奉先祀一遵瓊山儀節必致誠敬或有故不得與或設
於他家而攝之則必俟其當事之時衣服而坐如當祭
者然時過乃復常雖劇疾不廢

公居第在松峴之傍自號松峴翁或有故不得陪扈而
大駕過峴則必具朝服出伏於中門外或言宜伏於大
門之外公曰處室則吾心不寧所以伏地若更出門人

必有見知者是沽名也當時出入不敢當路以避輦迹雖居深室旋便必避日月族屬貧窮必力濟之婚喪尤主焉以資之常曰先祖之餘氣托在於茲事雖難易恝䝵者薄也凡為人謀每日當設以身處其地乃可以盡得其情不可以非吾事而少忽之也凡虫蟻可為庭翫者則必放之曰飲啄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必乳生道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予人有所愧雖小物必有酬謝若稍多則必曰吾為宰相豈不得食當留什一餘可自供若其誠意則已領之矣人來求取有則必從若取於人則雖花卉之微必曰彼亦珍翫吾今取來得無

不可矣

公自奉甚薄朝夕所供不過數品味若疊進則必捨一品曰古之賢相食不重肉況我矣有時廚肉不繼家人欲貿諸市則止之曰我家若買則近於矯偽況我本不多食而又不嗜之耶衣服之餙不喜綾段故朝祿之外絶不用之平居好穿舊澤不嗜新鮮每謂子弟曰丈夫之志不累外餙服美于人可恥之甚也家居未嘗言品用陋惡家人欲試之當對客之座置一陋席候之數月不言易之家人知終不言代以新者公又不言其儉素不事致餙所性然也

家人嘗買貧人男口於十年之前後奴韋良妻之子來公問其年乃買一歲前所生也即招本主而與之主以貪故顧復受直而感公德輕其數公曰畜物價尚高況人口乎遂倍數而歸之

常讀大學衍義或至夜分既而嘆曰吾讀此書將以致用而適來謀議動見齟齬何也為政務存大綱不用明察唯以得事體為先遵守成憲不喜紛更持撫盈成乃其志也嘗曰 祖宗與先臣經歷多思慮深後人遵之無敗足矣作小聰明要勝於 祖宗之上於義安乎故凡論人才必以持重不變更舊章為首嘗讀書至人徒知

有功之為功不知無功之為功三復謂然曰知此者鮮矣

公性不喜事不喜建白立條久居相位不欲以皎皎之事立名人或稱公之美輒應之曰汝欲面諛我耶必多方掩匿而韜晦之故人鮮知其所為之迹而或謂之不事事者非知公者也若國有難處之事或災變異常形於言色悒悒若無所容夜不成寐起而開窗視天者屢矣

每當經筵必思程子齊宿之事先日致敬言動不敢放入臨講章必從容委曲雜引經史及屢陳啓及退家移時靜默思其所啓之當否 并行狀

公每憂義州界連夷漢而襟抱踈濶自古中原有難我國必與受其害遠則衛滿近則紅巾可見矣故前古有懲於此一境設巨鎭三四以防之若獜州抱州義州等是也今則只置義州而防禦虛弱又無城塹以閑之若鐵騎乘氷其將奚以　國家設長城價布專為是也吾之等城箭串為江邉而為之兆也有志未就尋常恨之

公嘗教子弟曰士之立志不可少容耶曲至於科場發軔尤不可不以正出身若或暗相代借終至於窃名則即是終身玷累不可改悔之過自後雖有忠言讜論皆誣而已矣古人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此言甚好且代借

者固不論設使試院掛題而若渠輩所嘗宿構者則倩人請改若不能改則便置而更製可也如不能更製則雖至曳白吾心正矣舉場皆雜製吾安敢隱嘿欺人自幸宿構以賊吾心以欺君父乎

公謂子弟落第者舉子飲墨眊矂雖曰常事然若充其類則其弊駉至於鄙夫之患失古人云豈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若於小小科擧之得失猶以爲欣戚則他日入朝當大段立落其不爲失性之歸者幾希矣 并淸江瑣語

公儀貌似若遲鈍而其處事剛克有勇詳愼周偹即始慮

終每欲萬全然後乃擧不但大者雖尋常細事如簡札
之末莫不皆然
自公卽瀋益城與鄭相光弼尹相殷輔皆以公輔期之鄭
相嘗修家垣稍移舊址曰吾爲尚其後日之行而廣此
路也 幷行狀
公嘗語子弟曰吾死而若清議則必有行狀矣我行蹟無
他可記若曰公晩好鼓琴微醺輒彈感君恩一曲以自
娛則當矣 清江瑣語
卜者洪繼權美公造化一生吉凶禍福纖毫不差至於棄
世之年月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之事無不吻合至其年

豫爲身後之具以待洪卜遣以事往湖南逢人自京來者必問公安否一年已過公固無恙洪大異之還京即往公宅公曰吾信爾卜自分命盡今年何以不驗洪曰推公之命盡其心力宜無差謬而古之人有以陰德延壽者公之厚德必有是也公曰豈有是哉但偕撲時脫直還家路上有紅褓取而見之乃純金盞一隻也默而藏之掛榜闕門曰某日有失物者訪我來翌日一人來訪曰小人乃　大殿水刺間別監也子侄有婚禮窃借御廚金盞而失之已犯死罪後日現露則必伏法而誅矣公之所得無乃此物乎答曰然出而給之洪曰公之

延壽必以此也 潛谷舊錄

尚相先世居林川家業饒富公曾祖英孚賞貸與貧户契券甚多悉取以焚之曰吾後世必有昌貴者乎植三槐於庭以擬王晉公故事至公果登台輔自公貴不營産業先世庫廩漸皆頹毁有奴建請修葺公笑曰汝雖欲修完將以何物實之竟至頹圮無餘

尚成安公震忠厚寛裕度量宏大平生無疾言遽色好看自警編度量韜晦等篇有得力處自言若韓魏公玉盞等事如某亦可及也

成安公嘗與子弟坐月設小酌微醺令各賦詩曰自吟一

絶曰雖謂月輪天上到醉看盃底分明倒盃傾月亦八
吾腹表裏清光交更好（並清江瑣語）
尚政丞震器宇洪大未嘗言人長短吳判書祥有詩曰羲
皇樂俗令如掃只在春風杯酒間尚公見之曰何言之
薄也改以羲皇樂俗令猶在看取春風盃酒閒攺下數
字而渾然不露二人氣象可見矣（芝峯類說）
尚成安以檢閱罷歸秣馬於衿川地隴上有翁牧二牛公
問曰二牛孰優翁不對再三問之終不對公深恠之公
既上馬翁隨而後數十步密復於公曰嚮有問既未奉
對者緣二牛服役歲久不忍斥言故也其實小者為優

公下馬謝曰翁是隱君子也其教我以處世法矣遂服膺而勿失自筮仕至懸車未嘗忤於人云 涪溪記聞○此事又入於黃翼成傳松窩所記未知孰是

丁玉亨

字　靈先人　中宗　年　登第官至贊成

公為直提學時於路上逢一使酒者謂執鞚者嘗博已曳其髮批頰無數其丘雖見曳而猶不釋鞚公隨其鞚者見曳而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解去五六步復來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丞公唯唯不問

公嘗與尚相震同監　仁廟胎峰于嶺南咸昌倅兩相舊知也欲勸酒而先醉曰失溺流于座公指尚相使見之相視而笑主倅曰入衙而罷其後公無一戲言及其事尚相亦喜其量而默識之返慶尚之路而終不說常嘆

朕以爲不識人小事如此況言人大過乎並潛谷舊錄

任權 貞憲公

字士經樞之弟成化丙午生 中宗八年癸酉登第

歷春坊兩司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慶尚全羅觀察

使官至兵曹判書 明宗丁巳卒年七十二

幼而穎異讀書知大義未及志學已通四書三經與其

兄樞攻苦力學殆忘寢食雖父母亦或勸輟昭簡有五

子皆富才藁而公與兄樞實白眉之秀兄嘗稱曰吾弟

學問正大操守剛果直吾家千里駒也

仁宗在儲位學就高明春坊左右皆極一時之選公講說

詳暢音吐淸亮 仁宗每注聽焉書筵論難之辭曰必

錄啓 中宗見公勸戒之語曰輔導之任顧不當如是
耶
丙戌拜典翰嘗於經席歷論時宰貪黷之狀 上詰其姓
名指斥不諱中外聳懼久處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理義剖釋表裏洞澈一時講官皆自以為不及
丁亥秋為執義吏曹判書張公順孫新承銓衡忌公鯁直
乃擬司贍寺正有一名宰往責云宜居諫諍何欲移外
張大怒即往啓云 某乃清流之人不宜在言地故擬于
他官而時論有以咎臣者敢未啓弘文館即疏陳險詖
之狀 上皆置而不問人或勸公辭避且往見張自解

公曰頃以清流見敗者皆我之朋儕我自不為非何用

避又何注見　貞顯王后之喪都監供用之物一切取

辦於市而不償價民甚怨咨公乃啓請悉歸其直

是時金安老放還漸見柄用浮薄喜功名者攀援締結互

相朋比公為軏義時兩司交章陳䟽内有附己者進

之異己者斥之之語大司諫沈彦光見之艴然曰時豈

有此習公曰今之大患正在於是不可謂無也彦光搆

陷羅詈必欲遠竄　中宗竟原之只遞其職公怡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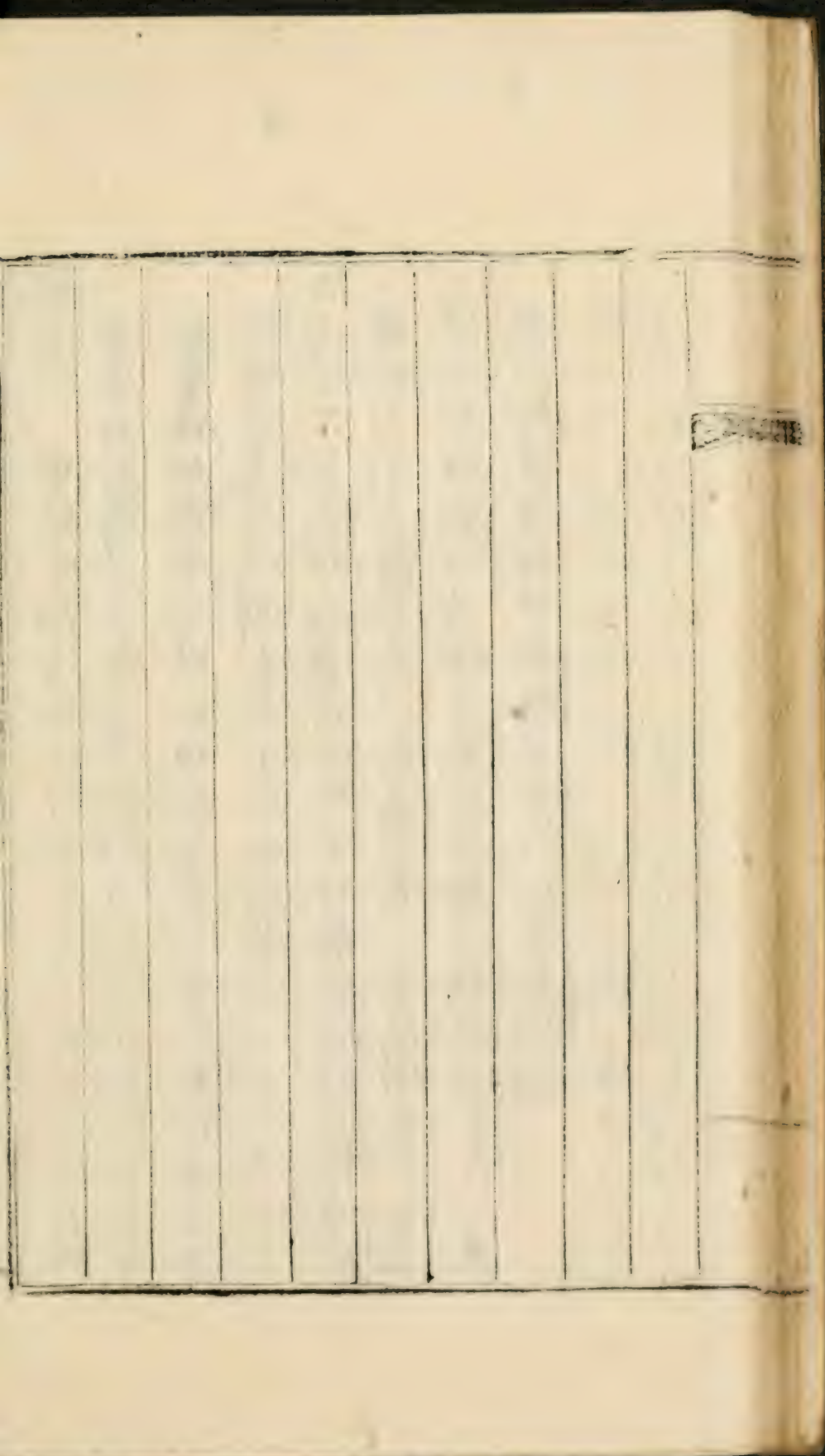
以為意携妻子退居于禮山村舍　並潛谷舊錄

戊戌禮議任權啓於經席曰方安老在朝小人之無狀者

黨附爲惡固其宜也 殿下亦黨此使縱其惡何也
上曰予不得職其責大哉 王言眞萬世帝王之法也
容人之直歸己之罪一擧而兩美具焉 紀年通攷

己亥以冬至使赴京與 宗系奏請使偕行中路 下書
曰卿等使事雖殊宜相諧委若一人有故可以代行及
到京奏請使以疾不出公獨詣禮部辦明數陳言意誠
款乃蒙允俞使還行賞竟不及公公畧無卮口出於口
初若不與知者人以此盖多公而嗤彼之不讓焉公將
還病不辭朝令子旁挾扶北向五拜而出華人嘆其知
禮

明宗朝 中殿嘗為省親出行本第是日有風災公於經
筵極陳窮閻委巷非 國母降臨之地戚里之人希望
恩賚致此過擧變異昭昭天意可知沈相連源遽入侍
悚慄帖息左右聞者無不為公危之
公久居大官家無羸貲扁所居室曰靜容黎明而起正衣
冠終日危坐語子弟曰吾豈有過人者但獨處無自欺
對人無諱事而已晩年築第于南山麓左圖右書養花
蒔竹超然有物外之想若無經世慮者 並潛谷舊錄

安玹 文僖公

字仲琛順興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十六年辛巳登第薦八史局歷校理舍人直提學副提學全羅慶尙觀察使大司憲兵吏曹判書　明宗戊午拜右議政

己未卒年五十九

公淳厚端重寡言笑獨處靜室如對神明惡衣菲食徵顯一致伯氏年齒差長少同筆硯敬之如嚴父日趍庭拜兩雪不廢精於醫術嘗領內外醫局敎以隨症用藥之方輒有神效

公忠淸謹儉一代之名臣也不受私與不通關節布衣惡

食以守平生一日有客候其座公進飯有黃藿以麁醬為湯公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公曰羹若不好容得已乎及病腫醫言當取蚯蚓汁調之公止之曰方春萬物生生彼雖微物豈可以為吾病而殺有命耶 並潛谷舊錄

與兄瑋同登辛巳科入經席則讀說詳亮在言地則遇事敢言輔儲宮則啓迪開悟聲聞藹然出典二南人思慕之

病篤承旨問疾力疾而起具冠帶拜曰但願 聖上愛民從諫 上曰卿之格言予當佩服舍人聞 命及門公

已逝矣 並紀年通攷

張彥良　恭武公

字子房豐德人靖國功臣河源君珽之子弘治辛亥生　中宗九年甲戌武科丙子重試官至正憲漢城判尹　明宗庚申卒年七十

母金氏抱置膝上公以手指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旗纛母心異之七八歲與羣兒戲為戰陳之狀出號令羣兒莫敢違父嘗往宰相家公隨之中門外見十餘歲朓表童子遊走叱之曰汝朓表不當如是表童嘶哭宰相問其故召公與語大奇之名以彥良字子房

甲申為大將曹潤孫軍官擊逐閭延茂昌之胡規畫措置

多有所補諸將士要功自伐公默不一言目之以大樹
將軍
拜義州牧使丁酉龔太史用御賞詔而来見公儀觀偉然
請射以為歡公腰五矢連中龔嗟賞不已作詩贈之有
義州鄙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鬚眉蒼之句
壬寅出為慶尚左道兵使是時 皇朝以㺚子侵邊將欲
徵兵征討謂公堪為副元帥遼兵使
乙巳崔知事輔漢訪公于第至再欲與李芑等同事曰若
從吾計將得大勳公辭曰先人曾有靖國功亦已足矣
固拒不從聞者賢之

公姿狀魁梧美鬚髯善談笑其處身行事常以謙遜儉約
自持惡言不出於口擧人之長未嘗言其過奢靡之物
不加於身至老猶跨馬不乘軺軏親之喪廬墓三年足
不到家朓閱見父母手澤之物若不忍近屢臨方鎭槖
槖蕭然饋遺不及於人人亦不以爲怨遭世昇平輕裘
緩帶退然若無能者喜讀書每以書史自娛對人語未
嘗及之人不知公之爲文也賓佐輩未嘗見其喜愠敬
禮儒賢愛惜武才有識咸謂近世將帥無如公者並潛谷舊
録

張彥良武將也以淸白官至正二品 中廟時聞 皇朝

將討建州徵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爲都元帥彥良爲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佐郎爲從事官亨秀注見李芑以親老辭芑啓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投謁於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急其戎服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注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坐設酒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之風矣芝峯類說

沈光彦 胡安公

字彦之號鈍菴青松人弘治庚戌生 中宗十四年己卯生進乙酉登魁科歷應教承旨大司諫全羅監司吏曹叅議判官至刑曹判書 宣祖戊辰卒年七十九

年十五連丁艱時短喪法嚴人莫敢違公雖在童年一無所顧秉禮不渝及長力學通究經傳以及國典明律無不通曉人知其遠大器

時趙靜菴以禮樂賛化未幾北門禍發公慷慨憂傷無當世之念乙酉以兄教赴舉擢文科壯元鄭公光弼以領

相掌試爲之喜曰此人爲魁可賀得人未唱榜銓曹擬
正言望從士望也
丙戌選入玉堂爲修撰日侍經幄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
陳義理委曲懇測　上甚重之乙丑見忤於金安老落
職時安老方顓柄張甚稍忤意輒中奇禍公卿以下皆
重足貸息公棲遲郊墅杜門讀書得免於禍
乙巳尹元衡得志顓權出公爲全羅監司威行恵敷一道
洽然丙午入爲銀金公見國事不靖傷心搤腕志在退
避仍成一絶曰薇垣三長欲無言承旨一年誤　聖恩
忝議四書何事議不如還入護軍番

辛酉 上御禁苑試士製述講經 特幷賜第而外戚多
中頗有不公之譏遂有天變延訪宰臣一無言及是者
公獨直斥不諱 上爲之動容命罷其榜物論多之以
爲鳳鳴朝陽
時有附勢喜事者多變舊章公於經席極陳時弊曰書云
毋作聰明亂舊章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老臣則朝暮入地矣他日弊作必思臣言未幾果敗人
皆服公先見之明
公不喜出入諸子居室相接日夕環侍兒孫滿前獻笑供
歡每佳辰令節遊衍江謝鶴髮康強親屬擁道觀者指

為畫圖中人

公器局峻整氣象光明和而不流寬而有制和氣薰益舉止凝重人望之知其為盛德大業　明廟御世需賢共理偉人正士左右治化一時彙征之盛輿論美之而數其和厚長德公必與焉都人望公八相　震情亦注意公而阨於羣小不得大拜兩銓之長亦見阨焉

公立心忠信持身謹愼至若臨政處事剖判是非毅然有不可奪者雖愚夫知其為君子雖媢嫉不敢指為邪人嘗訓子弟動引趙靜菴使為表準立朝四十年位至宰輔而清慥一節終始不渝 並碑

曹光遠

字晦甫昌寧人贊成繼商之子弘治壬子生　中宗十七年壬午司馬戊子登第歷弼善掌令承旨北兵使慶尚平安兩道觀察使官至判中樞府事　宣祖癸酉卒年八十二

公幼而峻拔沈深有度甫成童雄健不羈當街貫勇射藝絶人左右俱發百不失一稍長刮磨豪習折節力學

中廟展謁　齊陵遂幸松京公以開城都事供頓諸具倉卒立辦人至今稱之金安老當國父子並為所陷贊成公遠竄玠原公屛居南陽安老伏辜皆釋免

公居官莅職務存大體平生不喜紛華不饒權貴立朝四十餘年屢典雄藩出入將相而先輩之外不長尺寸自奉踈淡盤無重肉

沿江屯胡搶掠民畜以公為平安監司公至則不煩兵威相率遠徙特加資憲

拜判中樞公數年以來行步艱澁不能供仕日就羸憊子弟進藥則却之曰人生八十二位躋一品此而不足復求活為病革神志不亂而卒 並潛谷舊錄

吳 謙

字敬夫 人弘治丙辰生 中宗十七年壬午進
士壬辰以南平縣監登第八玉堂歷大司憲吏兵曹
判書 宣祖朝以貳成退歸羅州壬午卒年八十七
公幼而穎悟材氣夙成受業柳君藕舅申判書鏛才公之
質亟稱許焉
公天資温雅處事詳愼長於吏才剖決如流平生不喜發
人過失謇諤雖不外形内有所守大被尹元衡所忌屢
欲中之而不售丁巳爲都憲時同僚有誣擠士林者公
不克抑以此清望少减至於卜相被劾然知公者謂公

心事無他必有能辨之者家食頤神閉戶看書自以多
疾愽涉醫方常以簡靜自樂飲食起居皆中節宣享清
閑之福者十有三年並栗谷撰碑
宣祖四年爲右議政謙立朝外雖勤幹內乏淳實久爲贊
成不得拜相知士類不與乃乞骸歸羅州至是拜右相
憲府以非人望劾之乃免石潭日記

李潤慶 正獻公

字重吉廣州人弘治戊午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
進士甲午登第薦入翰院歷弘文著作校理吏曹佐
郎大司諫義州全州府尹全羅監司官至兵曹判書
明宗壬戌以平安監司卒于任所年六十五
七歲家罹配遠郡及 中廟靖國始得歸洛大夫人親授
孝經大學曰汝輩不振惕勤謹不名為人公入奉教訓
專意讀書並浴谷舊錄
中廟御思政殿視銓注時公以銓郎入侍 御筆題公名
為校理紀年通攷

公嘗駁李芑麁險出為星州牧使士民心服有雲間李使
君之謠
甲寅出尹完山乙卯倭迫靈巖觀察使牒公為守城將公
急調精銳入援之李公為都巡察住牙錦城檄公曰防
禦使既入城假將還守本城公荅書曰我動且不測常
恐不得死所吾不可去而已賊拘擄俘虜直至城下斬
斫擲首踊躍吹唇為登陴狀人思奔潰公自巡視厲以
忠義士卒激勸無及意麾下請出兵嘗賊公知其可用
乃犒遣之多所馘獻無不立賞有被創者為之垂泣人
益感奮卒全孤城　上奬諭陞秩拜為監司

公之子中悅與李輝有私語犯時忌乙巳之禍中悅欲以
輝言告夏㝢于公公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
悅問于叔父浚慶浚慶曰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地中
悅乃告亦不免死乙卯倭寇浚慶為元帥貽書于公曰
賊鋒甚鋭願兄勿進荅曰受國厚恩當以死報遂赴㚖
巖淂捷浚慶頗有追撓之狀顯被人譏人皆知㳟劣於
兄 并潛谷舊錄
上以關西為重選公出鎮時大病羸瘁乃曰一息尚存曷
敢求安八月卒于公館 紀年通攷

李浚慶　忠正公

字原吉號東臯潤慶之弟弘治己未生　中宗十七年壬午司馬辛卯登第歷弘文著作吏曹佐郎直提學癸卯魁文臣庭試出按關西又歷吏兵判　明宗戊午拜相至領議政　宣廟朝賜几杖壬申卒年七十四配享　宣朝廟庭

公學於從兄灘叟年十七八行成德立乃遊學宮不屑於擧子業專務爲己禮法自持壬午上上庠不但學業著聞德望已爲多士所推人已知其遠到

公天性至孝事大夫人色養備至每有不安節躬親湯藥
進必先嘗甲申春丁憂執喪盡禮毁瘠幾不勝厥後宰
相沈彥光聞公名饋之肉乃瞰亡投刺而返
壬辰生員李宗翼上疏詆金宗直之學且斥時事執政大
怒請鞫 上召對二品三司官議俱曰當死公獨言此
人論議乖僻誠可罪也然以言獲罪恐非美事金安老
許沆等深惡之
癸巳以副修撰赴夜對與具壽聃啓言安處謙之獄無情
被謫者多宜釋之以應天變時方斥己卯人謂公為李
延慶從弟受黨人也摘以成罪乃羅安老啣公不已朝

夕且浮禍公杜門讀書日有程課而不事文詞用力於
性理之學口絶言時足不出於門者凡五載矣
中廟以儲學日進博選僚屬知公優於經學善於講義擢
置講院最久時　仁廟在東宮學問優造聖域公久侍
筵席三接之禮顧問之寵非他僚屬比而讀書凡有疑
難雖夜不時召對輒賜咨訪其知遇之眷寔出尋常公
亦自以為君臣知己之遇至公老後每奉翫賜物外未
嘗不流涕嗚咽也
甲辰　中廟賓天將告訃中朝以有難處事遴公為副使
還拜刑曹叅判寔當　仁廟初服公言於朝曰宜早封

太宗以定人心當時若如公言則其有乙巳己酉之禍耶厥後人莫不服公之先見且惜其時之不見採也公之見事類如此 並盧蘇齋守愼撰碑

兵曹佐郞尹春年上疏請早除尹元老以安國家 命會大臣二品以上於賓廳議之公以工曹參判在二品之末或言具法正刑可也或言不可緩也即於諸會處撲殺之可也或言刑物預具可也公曰安有 國母在上而無端殺其弟乎況未有顯罪而撲殺士大夫可乎決不可爲也盖國論已定於外而公之言如此衆議遂沮只論以賜死而罷然諸宰相莫不歸咎於公曰使 宗

社罪人失刑面面相視爲公甚危之公望見一宰相呼
與同行乃若不聞終亦避去公言平生無所懾當日氣
色凜凜然殊可懾也 寄齋雜記

乙巳李芑林百齡忌公出爲平安道觀察使爲治簡嚴黠
陟公明一路畏服丁未秩滿秋大水懷襄公以爲變異
非常咎在道主即上章請辜祈罷 上賜優答特仍一
年歲遂歉益薄自奉減去衙口盡心荒政民賴以蘇

庚戌五月李芑陳復昌交搆誣罔譎公報恩縣朝野駭之
沈議政連源嘆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云

甲寅判吏曹裁抑僥倖凢所選進皆從一時公議雖在故

舊不敢以除拜相于時稱得人百職咸舉以久專銓柄
嬰而謝病德興大院夫人公之異姓再從妹也大院以
除拜來干公只言王子不可臨士大夫家而無他咨焉
大興起而去 并碑

李浚慶為兵曹判書李無疆劾之至以才兼文無不可使
掌兵權為辭浚浚慶為巡邊使到慶源劃卒指城中矮
屋曰此無疆所舍也浚慶厚遺食物或哂其以德報怨浚
慶曰非欲施惠也見其困窮矜愍之心自不能不爾云
東閣雜記

金鎧為大司憲大言曰當今士類妄欲有為不可不抑制

也盖指奇大升沈義謙李潑白等也乃於經席白 上曰為士者當自飭其躬而口不言人過失今之所謂士者自顧欽然而妄談是非詆毀大臣此風不可長也已卯之時朝夕浮薄之士推引同己擊異己趙光祖之浮罪皆浮薄之徒釀成其禍也願 聖明抑除此習於是士林起鎧欲逐之或問于李浚慶浚慶曰且止一金鎧安能害士林此非獨鎧意也不可輕發為患滋大矣日月

錄

癸亥懷順世子夭無嗣乙丑 明廟久失豫中外憂懼領議政李峻慶與藥房提調沈通源相議自藥房啓于

中殿請豫定繼嗣以係人心　中殿書德興君第三子名下之即今上也未幾疾瘳丙寅閏月領相李浚慶上疏極諫時政闕失且請建儲盖前有命而未有名號故也　答曰予以否德遇灾修省方切求言之時卿以首相進藥石之言予嘉卿愛君憂國之誠也儲副久虛予為　宗社豈不深念哉先是有白其前事請早定名號者　上甚惡聞之浚慶持大學衍義入對極陳預定之意至是上疏不納遂曰此見忤紀年通攷

丁卯五月領議政李浚慶辭職凡三啓　上許之玉堂上劄請留乃命仍任是時羣小雖退流言未息人心岌危

恐有乘時醸禍者若浚慶羅相相非其人則無以鎮物
故玉堂之論如此浚慶雖浮沈取容而中心常存扶護
善類之念故為時議所重
六月二十七日 上疾猝重不省人事醫官問于藥房提
調沈通源曰欲用野乾水不敢自擅通源使問于領議
政李浚慶浚慶曰疾病用藥豈有上下當隨症用之問
于左議政李蓂曰豈無他藥用此陋物議不一時右議
政權轍奉使往京師大臣只有二相及通源而已 中
殿禱于上下神祇且疏放罪人日午 上疾尤篤雖覓
野乾入内未及進御夜三更 中殿急召大臣 浚慶等

與承旨史官入寢殿 上已不能言且不能視內人以
冠帶置于卧內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終不
應浚慶等使史官大書具名擧手 上前亦不視無如
之何浚慶等乃啓 中殿曰事已無可奈何當定社稷
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當有指揮 中殿荅曰
乙丑年危急時曾以 王命下一封書當以其人爲嗣
浚慶等拜伏地曰社稷之計定矣浚慶等出會賓廳俄
聞哭聲已昇遐矣浚慶等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
朴素立 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 嗣子于德興邸

李東皐旣受　顧命出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

儀李陽元時爲都承旨請召三司長官叅預東皐厲色

曰我以首相承　遺敎君招三司將欲何爲李公惶恐

失措　宣廟即祚有欲罪李公者東皐絶之曰李公歆

愼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 浯溪訖聞

詔使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以須　新皇

帝登極詔使東來至安州聞　大行王之訃毄國中有

變問譯官曰前王有嗣子否曰無矣又問首相爲誰曰

李浚慶也曰國人以爲賢而信之乎曰賢相也國人信

之兩使曰然則无虞矣

明宗之喪當以十月葬而日官以為不吉大臣與日官定
議以九月卜葬乃募四月也生員李俞上疏譏其渴葬
王大妃下教曰凡吉凶在於天命日官之言何足取信
定于十月可也大臣以為難　大妃乃命於十月十五
日下玄宮曰雖不吉亦可用也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
李蓂啓曰葬日不擇吉凶雖是盛意但安厝　先靈而
用凶日則恐在天之靈亦未安也　大妃乃從其請
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下教曰大臣何辜過在君上若
有賢士沈滯者無故被罪者則悉皆疏解叙用於是大
臣以乙巳以來羅織者列錄以上或請放還或復職宋

麟壽等還給職牒人心大悅時領議政李浚慶主論甚力僚議有言作事無漸恐有後患者浚慶亦不顧識者多之[並石潭日記]
領議政李浚慶於經筵白　上曰主上新服厥命兆億傾心之日也凡所施爲一切不可放過人主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莫甚於慾匹夫不是無欲而或畏法有制或所遇不豐不甚爲慾所使賍猶有喪身亡家者惟其難制故也至於人君則所效於前者莫非豐亨豫大之事而無法制之可畏故雖明易溺

雖安易危惟慾易放故也自古人君以欲致亂者多矣
當此即位之初願先以此為戒以為保 宗社保生民
之本焉況言者國家元氣不可一日無也言雖合道以
逆于心而怒其人則治亂之所由分也又必親近儒臣
誠心講學先正本源之地可以為措事出治之本矣
上動容聽納 宣廟寶鑑
領議政李浚慶進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
對之事非道規也恐壞體統也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
臺諫及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李珥曰此言不然
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

經筵忝資之官也 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之言大執
也今者善政不擧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
之規矩而徒欲拘常守舊則安能袪積弊而大有爲哉
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小所
望也 石潭日記 下并同

李浚慶侍 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
死者其瘡痍未合矣李珥曰大臣言何可含糊不明乎
衛社是僞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
宗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心豈歸他人哉
奸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功神人之憤久

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
緩也浚慶曰此言則然矣但 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
曰不然 明宗幼沖即祚雖不免奸宄之欺蔽今則在
天之靈洞照其奸矣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
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才且賢可薦用及珥於經
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
輕乎

李浚慶請以 仁廟不入文昭殿三司駁正之初 仁廟
禫後權奸當國以 仁廟爲未踰年之君不安于文昭
殿祀于延恩殿德宗位版所 德宗未即位故別祀于延恩殿 國人悲憤至是

興議欲於 明廟禫後與 仁廟同祔文昭殿浚慶以
爲 仁廟旣祀于延恩殿不必祔文昭於是衆議蜂起
三司交章至比浚慶於乙巳權奸浚慶亦自服過遂寢
其議
壬申夏疾亟却藥語子曰天祿已終豈可服此延生希欲
貢一言其草之一曰帝王之務雖學爲大二曰待下有
威儀三曰卞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之私餘不及家事
碑下並同
公資禀旣高學問有方處心正直寬平行己光潔峻整好
善誠以明惡惡嚴而恕少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就

從兄灘叟先生得聞趙靜菴餘論日用動靜恒加存省
以致力於不欺之域惰慢鄙倍不形于外守儉約鄙玩
好惟以讀書爲樂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錄常
置几上將聖賢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
而觀之倦則頫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
不可使四支安逸也素喜古文尤愛左氏兩漢韓子以
後世文卑弱不取且曰文章直工匠事耳及纂辭奮筆
浸若不思渾浩踈通非離篆者所及書畫音律不無曉
暢恐其易流不以著意惟致美朝服如衣冠飲食亦皆
慕做華制凡人有喪竭力救之俸布賙急無餘蓄不肯

起第宅置田園凡紛華名勢避之若將浼焉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蕭然有同寒素

公自少負重名大爲鄭文翼公金慕齋所重操履無玷痕評論無偏詖雖以安老沆之毒濩昌之凶㮣通源之猜能使之憂畏困撓而終不敢有以加害正色獨立開誠布公文武隨用謀行功從鎭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爲一國安危眞所謂社稷之臣顧以東方士禍數起不免爲之調劑人或不知反有情外之謗乃歎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厥心靡不向王室蓋可想已

七月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卒浚慶字元吉自少磊磈不羣

儀貌雄偉有名多士間立朝清嚴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外敦而內怯方權奸用事也浚慶不敢崖異而心護士類故時望不衰元衡旣敗乃得當國令 上之初士林顒望有爲而浚慶無經濟之才性又高亢不能下士且以膠守舊轍導 上同循架漏無相業可觀於是士林短之奇大升尤發侵語浚慶聞而御之遂與士類不協疾病上劄論朝臣有朋黨之私請破之 上驚問曰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大臣和解之而語甚模糊 上亦不窮問得無事由是士林指浚慶爲醜正之人不能全其名望 石潭日記

李相公浚慶嚴毅峻直孝友忠信出於天性聲音如洪鍾眼光如紫電廉潔無私人莫敢干學問該博遇事立斷當 明廟昇遐之日椒親用事人心疑懼公毅然不動朝野賴以無憂焉本朝賢相黃喜許稠之外鄭光弼之後惟公一人而已

退溪入來時卿士大夫朝夕候其間爭相現謁最後往見李相原吉李相曰公之入城已久何不早爲相見耶退溪荅以接遇無閑歎李相聾瞶曰往在己卯士氣如是其間亦有羊質虎皮終有媒禍之端如趙靜菴外吾不取也云 梧陰雜記

退溪之乞退也 上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愼六卿無私慝之人至於首相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出於此人也 東閣雜記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盖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李浚慶爲相時副提學沈義謙以歲時來謁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前輩風采槩可見矣 芝峯類記

宣廟朝内璫李鳳庭常晛時 龍光供奉筆硯間頗得宸翰餘法李東臯時爲首相牌召鳳庭責之曰汝以内

侍摸習　御筆將欲何為乎不改當有重刑鳳庭大懼
效松雪體以變之　宣廟聞而喜焉 公私見聞
家禮六親之喪各有等衰之服我國雖遵行而常用於父
母而已自親兄弟以外皆着布帶日月久近循國典給
暇之限而已壬戌年李相浚慶為其兄觀察使潤慶服
衰自後士類頗有服其祖父母兄弟以及伯叔父母者
遂為近世厚風 清江瑣記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公玹李相公浚慶兩家而
已安相以敬為主於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乘則下馬
坐則必趨拜於床下唯諾唯謹李相以愛為主於其兄

判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卧則聯枕相對言笑

爾汝為戱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為一時縉紳之所欽

慕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瑺

之吊哭無異平人似負相公平生之厚瑺以此未免識

者之譏 松窩雜記

李東臯浚慶為領相當都堂弘文錄圈點時以筆抹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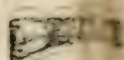
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也人皆服其無

私得大臣體其後柳永慶以領相當都堂弘文錄圈點

時亦抹其子憬之名時憬已入東銓為佐郎公論以為

銓郎清顯優於玉堂而權重旣許其入銓而獨抹於堂

錄雖欲效嚬東皋人誰許之 涪溪記聞

洪暹

字退之號忍齋彦弼之子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登第選補弘文正字賜暇湖堂歷吏郎副學大司憲吏禮曹判書典文衡 宣祖朝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卒年八十二

乙巳拜大司憲時議定垂簾之儀 明廟坐于簾內 公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 慈殿在簾內殿下終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羣臣卽允之

壬子選廉謹之臣僉舉公名錫宴闕庭以奬臣庶戊午以右賛成遷禮判俄判吏曹兼大提學庚申掌試發策擧

歷代戚里宦寺之禍緫口交搆公引疾杜門謝客悉遞
見任癸亥權奸屛黜復判禮曺兼典文衡
宣廟即位 御筆拜右相明年升左議政以年至請致仕
不允賜几杖復以疾辭遞領中樞時大夫人年垂九袠
尙康强公受几杖賜酒樂以侈之咸以爲近古所未有
也公再爲首相復爲左揆疾病漸加母年亦深力辭章
八上 上賜御札略曰卿元老耆德爲邦家柱石又有
九十偏母特賜卿母米豆酒肉以示予意公力疾謝恩
懇辭相職 上不得已從之其後復爲首相十劄得遞大
夫人辭堂 上遣都承旨諭曰聞卿哀毁過禮禮八十

不及齋衰之事況元老大臣不可自輕卿從禮文勿爲

居廬服闋又領樞府奉朝請不許及病卑　上遣承旨

問所欲言已不能言矣

文僖公家法甚嚴客至輒使公侯之公冠服如寒士執子

弟禮甚謹或有不知其爲公者文僖旣卒公執喪盡禮

三年不出廬外朔望奠獻一不令子弟代之喪畢之後

子弟遇公生日欲以絲竹娛之公止之曰前者爲親設

也何忍聞此因泣下沾襟子弟不敢更言每以盛滿爲

懼嘗於經席文僖以領事公以知事入侍人以爲榮而

公嘗懍懍也常以節儉戒子弟位冠百僚而容坐蕭然

朴啓賢於經席曰論成三問之忠啓賢曰六臣專是南孝溫所著顛上取覽則可知其詳上乃取六臣傳觀之驚憤下教曰言多誣妄証辱先祖予欲搜探而悉焚之且治偶語其傳者之罪賴領議政洪暹曰入侍極言六臣之忠辭甚懇切侍臣多有墮淚者上乃感悟而止

義州牧使郭越上疏陳時弊而疏中論李浚慶之非且論白仁傑欲嫁禍士林而秘謀不掩羞愧自退云云上命呂三公教曰李浚慶是柱石元老而越乃追詆白仁

傑精忠貫日而乃指爲圖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拿來

鞫問其於卿等意何如領議政洪暹進曰不根之說乃

敢上達可謂踈脫然不可鞫問當優容以廣言路　上

乃不拿鞫 並石潭日記

嘉靖乙未洪忍齋暹爲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等方與金

安老締結作威福沆力圖安老之子祺薦銓郎暹不從

語觸沆沆搆揑成獄鞫于殿庭杖幾死長流興陽金吾

卒押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糢糊於衣裾見者避

之時有科擧南方士子騈闐上京相値於津頭有一士

年最少相貌堂堂揚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乃士類令

者無罪杖流是必小人當國亂政也吾輩安用應舉於此時盍相與從此回鞭乎遲在臥輿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洒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 東閣雜記

洪頎相遲以吏曹正郎乘醉往見吏曹忝判許洽言間頗侵安老且曰秦檜傳不可不使見之洽亟止之曰正郎醉矣何言之率爾吾雖聞寧忍漏之然公大醉須速還家洪曰歸路且欲見季令公大憲也洽愕然曰老夫忝公堂上醉而來見猶之可也與吾爾既無分且是法官之長或少失禮所關非輕切勿往仍呼洪下人戒令直還本家勿得他往洪辭出直向沆家下人不得止之洽

使人探之果已到矣洽曰吾過也使人勒還本家則必
無大事大禍今起矣急馳馬去則洪已還矣洽曰洪正
郎大醉不省人事到此有何言令公亦見而止之耶流
遼曰顏如白玉有何醉也但無所言耳洽曰外雖如此
其宗大醉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流不荅洽無可奈何而
還流夜抵安老家翌早獨啓之鞫之省獄一日受一百
二十棍息息奄奄將絶乃流海邊方未出獄骨節盡碎
呼吸不出謂之已死置之墻下覆以草羣鴉下瞰引頸
而還飛公亦昏昏似睡忽聞呼委官聲者三判府事以
下奔走下迎公開目視之乃公也公暗謂寧有是耶其

後三十年公既入相以委官坐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
云人之先生本在於天雖有百許流其能發一忍齋哉
洽之於流其可以魯衛視哉 寄齋雜記

洪相國暹少時為金安老所陷受庭刑竄興陽安老敗遂
光顯其刑也有人言于蘇贊成世讓曰惜夫退之之止
於斯也贊成曰必有前程豈遂此耶其人曰何以知之
贊成曰曩日課製灔澦堆詩云清猿啼不盡送我上危
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竟入相黃閣二十年八十
二卒詩亦可以占人窮達如是哉 晴窓軟談

權輸

字景由安東人弘治癸亥生　中宗二十三年戊子

生進甲午登第歷翰注三司吏郎舍檢官至領議政

宣祖戊寅卒年七十六

選入翰林作秘史不曲筆為金安老所惡寘之下考　中

廟使人問曰權翰林何事見貶同列以權辭對安老敗

復入翰苑遷注書　中廟甚寵之每文義有疑輒使問

之谿谷張維撰行狀

仁廟大漸之日公以舍人持公事詣二相尹任則方於大

明殿上脫團領卧寢不覺竦然而退也寄齋雜記

初金安老用事而公忤安老陳復昌張甚而公又忤復昌及李樑敗而公代掌銓尹元衡出而公旋入相君子以是知公之見重於士論也

宣廟入紹大統公入對首陳正君心嚴宮禁之說 上為傾德嘉納焉陞左議政時百官煖帽制不甚典公建請悉從華制論者美之

左議政權轍稱病不出 上敦諭乃出初轍於經席聞白仁傑進言曰君相相和如父子兄弟然後乃成事功今日可謂相和如父子兄弟乎轍誤聞其語以為仁傑斥轍與李浚慶不和退而語人曰吾被白君重駁不可復

出時浚慶以病辭職轍又引疾時論嚣然洪暹聞之啓
曰仁傑之言未知何意權轍與李浚慶素無纖芥之嫌
不可以人言而動大臣 上答曰仁傑性本朴直有古
人風雖有過言不可介意遂諭轍出視事仁傑聞暹言
驚恠到政院請考日記則別無斥轍之言乃上疏自解
然浚轍覺其誤乃出
設正供都監李浚慶等欲救民弊別設都監以三公領之
選朝士之有才識者充其郎將以利民而 上意只在
循例大臣亦憚於更張徒以文簿革削而已別無革弊
之事識者笑之客有言於權轍曰正供都監將以均列

邑之貢進也州郡或昔饒而今乏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民户或昔衆而今寡田野或昔闢而今荒為今之計當觀州郡物產之有無民户之多寡田野之荒闢錢穀之豐嗇改定貢進之數各得其當則貢進均平而八路猶一家民受宗惠矣今也不然小縣不當大州十分一而其所定貢物略有差等而已無大分別小縣之民尤苦役重此不可不改者也轍曰如此之事必待命世之才非人人所能也但州郡之凡百所需為官用者一切不賦於民皆以倉穀自備則民可休息客曰州郡貧富不同大邑則或可支持小邑倉穀無幾守令必不免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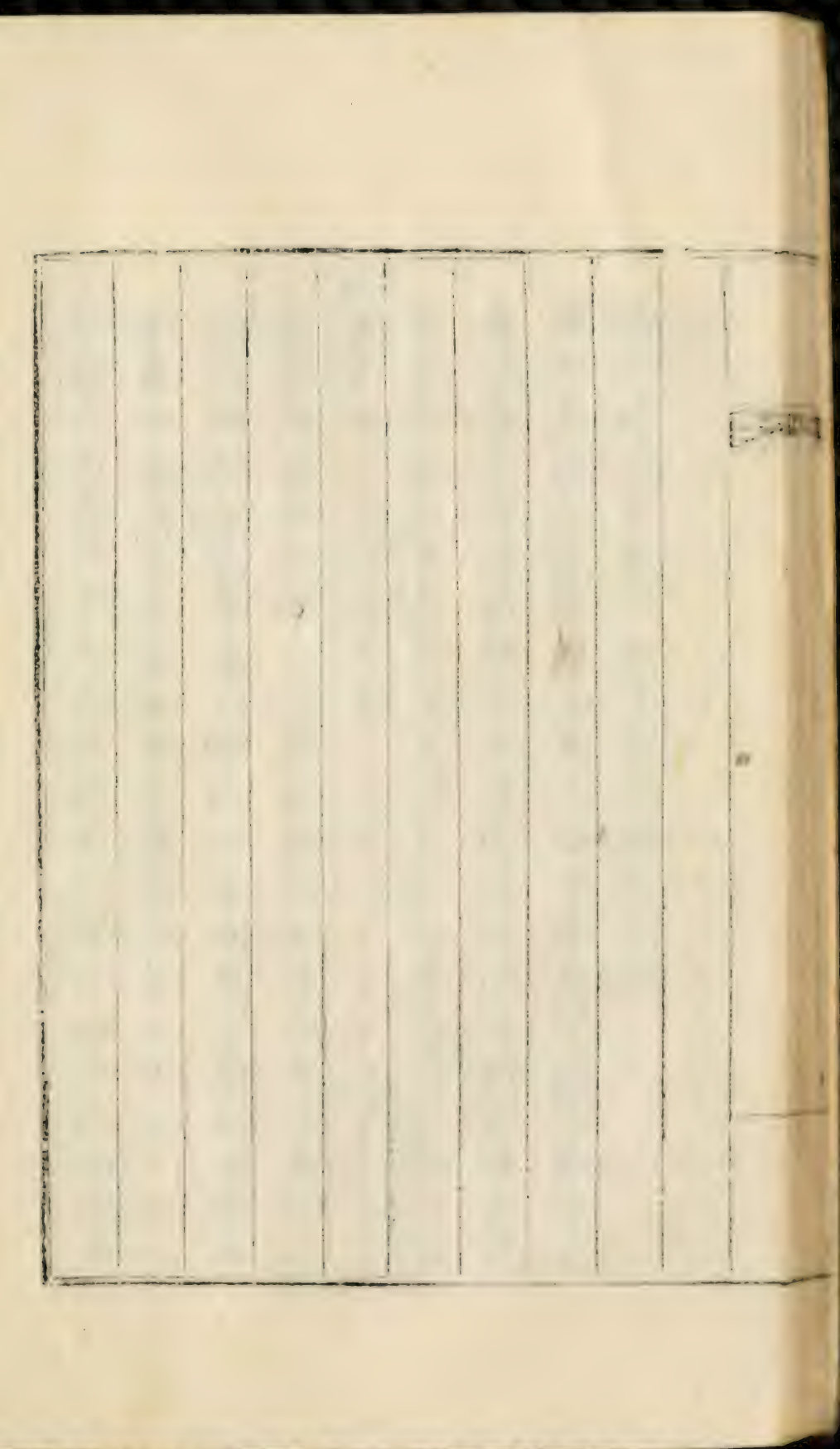
營私巧立名目以取於民矣假使不取於民若倉穀已
盡而經用不可支則將何以處之轍不以為然
恭懿王大妃薨禮官禀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不議于
他相自以其意援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之服為齊衰杖期於是兩司玉堂及廷臣叅判以
下皆争之以為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承 明
廟之統承統為重當服三年之喪轍猶執迷不回（並石潭日
記）

公資性忠醇嚴毅自幼有公輔器度立朝四十五年歷事
四朝四領台鼎而人不敢議其疵憂勞國事或明燈達

曙每以安民備邊爲重有從四方來者必問人物衰盛
邊防得失平生不喜奢靡不通人問遺其爲相也議大
政斷大事必稽古典擇善而從之遵守成憲不事紛更
尤致謹於刑法嘗曰先人每見戒曰口不道殺字故我
屢執刑柄久處相位而不敢輕用人命論囚必求其生
道

公篤於內行奉先甚謹宗子貧不能修廟公以家財營之
文忠公祠宇頹廢公爲修葺之每月朔集諸孫恭負撫
養宗族恩意周徧貧不能嫁娶者爲嫁娶之

公卒之歲政府庭中大槐樹爲風雨所折公曰我其死矣

謂諸子曰吾不才致位上相無功德可紀我死無所事
碑惟於墓表書某官姓名足矣寢疾近一月無一語及
家惟諄諄說國事至屬纊乃已年德兼賢福祿俱備人
論近代賢相以功名終無玷缺者公必居甲乙焉行狀
權轍自在小官恪職擧事已有宰相望中年爲陳復昌所
忌淹滯散秩者累年復昌敗復登庸歷中外及入相
李浚慶方在端揆頗倚轍有事必啓之居相班十三年
與洪暹朴淳盧守愼迭出入時中外無事朝廷稱治人
稱福相子㮾有功於壬辰倭亂爲元帥

任虎臣 貞簡公

字武伯樞之子正德丙寅生 中宗二十三年戊子司馬辛卯登第薦八史局歷吏郎校理典翰直提學官至户曹判書 明宗丙辰卒年五十一

父觀察公以冬至使如京公以書狀官隨之名流贈詩以鳳將雛比之還未出上國界 喪扶櫬萬里號擗毁戚華人嘆服

拜户曹判書内殫心計量入爲出治劇盡瘁之餘激成脹病遂拜知敦寧禁其家毋得受祿盖不欲無事而食也

公外若坦率而内有定力臨事毅然不撓遇事急常自靜

暇壬子朝廷選廉謹公與其參議輔臣俱與其選人以為榮公歛然曰安得無忝此二字

上揀宰相中學行者號為東宮輔養官安玹李浚慶趙士秀及公與焉極一時之選也 並潛谷舊錄

各衙門跟隨代立者徵價布於本身甚濫朝廷議令該曹収直分給公啓曰此非所以養廉也其待士大夫不已薄乎

任判書虎臣疾病其友洪忍齋暹往問之見其病重不覺出涕虎臣抽唐音一帙授之曰為我快吟一篇其達於死生如此 並東閣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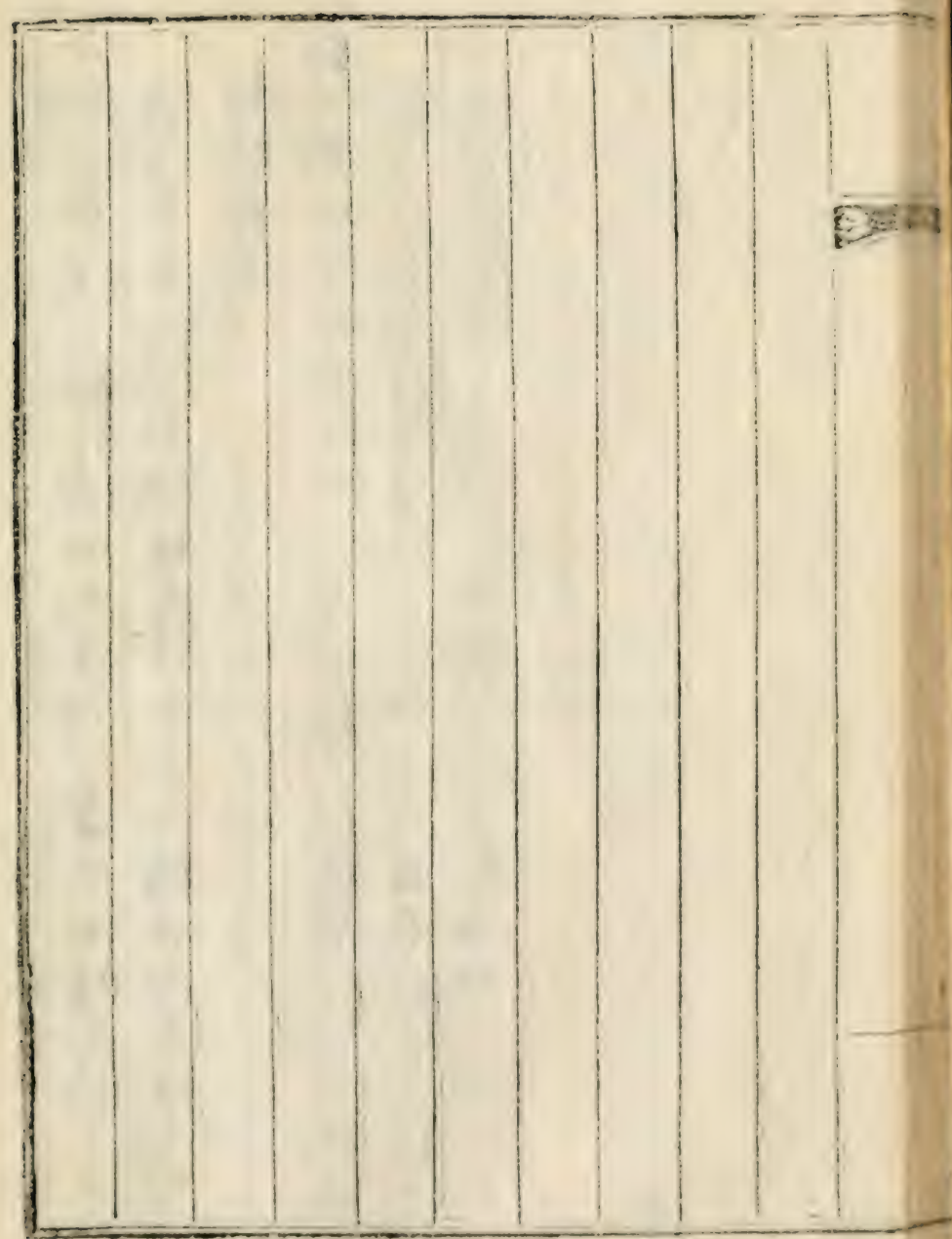
趙彦秀 貞簡公

字伯高末生之五代孫弘治丁巳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司馬乙未登第選入翰院歷吏郎承旨副學咸鏡江原兩道觀察使官至刑曹判書 宣祖甲戌卒年七十八

天曺郎時本曺堂上缺一長官欲擬以非人公陽不聞强之猶不應長官戯曰正郎聾耶聞者服其有守

戊申夏以聖節使如京師賜宴罷禮部尚書邀公私第曰人臣義無私交愛君德容越禮相見且贈以所著四書口訣還國 並栗谷撰碑

己未陞判尹固辭　明廟批以御筆曰御批寧也陞御亦
晩矣
時有獄涉權貴久未決公以刑判折以片言大忤權貴自
己巳春杜門養疾至是卒（并紀年適攷）
公資質真淳器度寬厚平生無疾言遽色不喜交遊公退
還家身若無官且不為崖異以取名於世故有文行而
人鮮克知其於四書三經讀之精熟故晩年誨兒孫猶
口誦不錯愛士向善是素志故自號信善堂花潭徐先
生於公為同年每歎曰吾榜有徐某可謂榮矣其於勢
利有所不屑見人貪肴諂笑若將浼焉

公薄業有楊州欲引退而未遂初心嘗次陶靖節歸去來
辭以寓懷旣老多詠趙元鎭白首何歸丹心未泯之句
喟然良久
公立朝四十年官至六卿未嘗構一間屋買一頃田先人
舊宅亦未嘗修葺曰此足以終吾身自奉儉素身歿之
後家無遺財清白一節不讓於故人矣 并碑

趙士秀 文貞公

字季任號松岡彦秀之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登

第賜暇湖堂官至吏曹判書

公登文科一等初授内資直長時和歲豊各司之負用庫

藏之物任意多少不復顧忌公之直宿之夜二三友生

步月而来求嘗香醞酒味公與之坐談良久蒼頭自本

家載肉崇酒而来酬酢歡洽而罷公之平生廉潔不苟之

節凜然於發軔之初吁可尚朝野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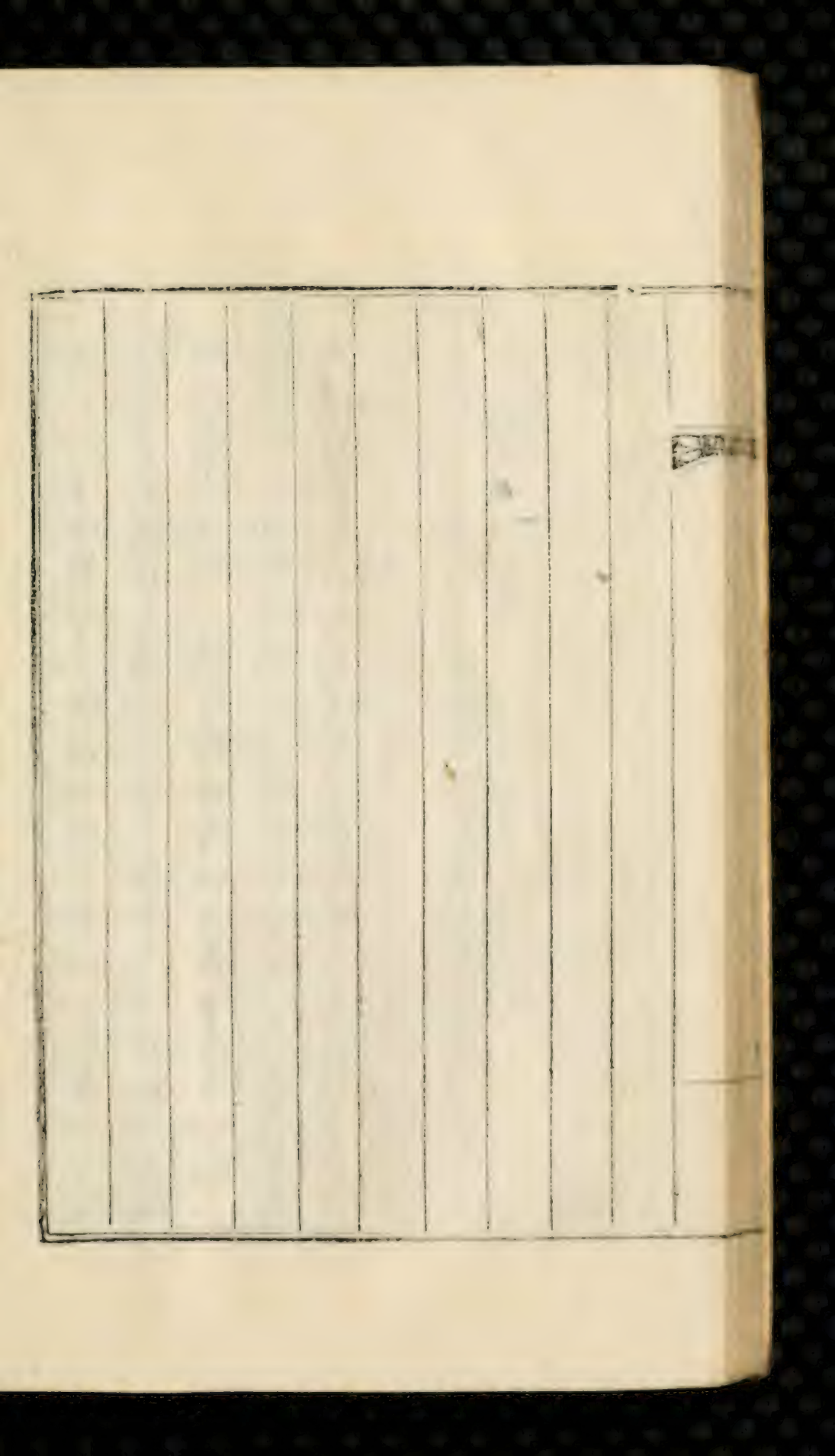
趙松岡士秀為大司成至於三年之久每仕新舘路經陳

復昌之家絶不歷訪復昌置陪吏門外凡過門不入者

輒告松岡聞之自後不從梨峴路改路從於義洞復昌又知之置人於義洞而詗之松岡終不一訪前輩祗礪名節視小人若將浼焉絶一不見可敬也

明廟朝沈忠惠(連源)以首相領經筵趙松岡以知經筵同入侍曰論芻舍過制松岡直斥忠惠妾家翼廊過大忠惠縮蹙背汗沾衣此後忠惠深鎻妾家翼廊不以對客只對客於小斜廊然而擬松岡吏判受黜忠惠脈義松岡東直皆可敬也(並月汀漫錄)

洪公曇拜兵判趙大憲士秀謂大諫曰洪是戚之心反然洪之才優於吏曹而不合於主兵盍論之遂啓遞之卽

泩見洪曰玆事於君意如何洪曰我忝主兵決非所堪
隱憂多矣顧君東國論故恃而無憂人皆服趙之不私
而多洪之自知 祖宗朝公卿如是安得不治 涪溪記聞
嘉靖丙午四月政府禮曹同議抄啓清白行護軍朴守良
大諫趙士秀正郎金珣等加資除職有差 記年通攷

閔　箕　文景公

字景說號觀物齋驪興人弘治甲子生　中宗二十
六年辛卯生員乙亥登第薦入翰苑賜暇湖堂歷吏
郎舍人直提學大司成湖西觀察使大司憲吏曹判
書　宣祖即位拜右議政丁卯卒年六十四
公生而穎異五歲學千字文至晋楚二字問於父曰未有
晋國楚國之前字義云何聞者大奇之六七歲儼若成
人不與羣兒遊戲惟喜讀書不勞指敎自觧文義讀小
學大學之書已略知為學之方
自己卯諸賢被禍人皆以學問為崇莫肯從事公慨然發

憤遂携四書往摟山房俯讀仰思沉潛理會幾六七年
嘗謂古人之讀聖賢書必熟講深思而後乃解所以多
得力於讀書今則先儒訓釋昭然寓目知其文義有何
自得於心上之功乎遂手書四書大文究尋領會以驗
其所見與先儒之論合與未合如是功多而後旁及他
書欲以參驗發明而自秘不出故人莫得而知焉嘗就
質於慕齋大加歎異曰閔生之學非世儒所及觀其文
章學韓愈而為者也
尹左相溉頗主張時事公諷以亢龍有悔之説尹相悦而
不能釋 上意不悦尹相仍下不合大臣之教公製劄

極言待大臣以禮納諫諍有容言甚切至大忤於權貴
時尹元衡藉元舅之勢脅貸君擅權公與一二宰臣極論必
去之義放逐大奸朝廷清明
公天資更曠儀容修整雖當倉卒無疾言遽色見善無過
譽見不善能有容恥言人之過失或有攻人之短者必
曰全人豈易得也舍短取長可也
公善自韜晦不求人知常攡掃一室整理冠巾不觀非聖
之書名其所居齋曰觀物最好周易孟子晩年喜讀綱
目手不釋卷嘗自歎曰少時家貧親老僥倖科第若平
生之志則不在此欲究性命之源探孔顔之樂而悠悠

風塵日暮遂遠茲可謂命也耶並退溪撰行狀

乙丑 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公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國何無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不可辨 仁順王后曰順懷世子卒 上見德興君第三子嘆曰真人已出我于宜死浚慶曰 天意在此矣遂命將邑衛于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開遂閔公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李公頓首於 上前曰 玉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為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為 宗社計 玉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大臣豫為此事歟閔公自袖中

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
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觀此書則聖人當自知之 明
廟諦觀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仍
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
宣廟登極閔公首入相府 涪溪記聞
閔箕之判銓曹也李珥為郞每欲銓選以公防請托之路
箕輒戒以勿過越生事珥語人曰閔公固賢相但畏小
人而不畏君子人問其故珥曰使閔公得罪於君子不
過不置顯班而已小人性刻若相忤則或有滅族之禍
故閔公畏之識者以閔箕工於涉世不取重焉

右議政閔箕雖爲時論所許而貪財好色無行可觀旣登相位外若扶植善類而內實瞻前顧後不知者皆以賢相稱之許曄謂李浚慶浚慶曰今人皆以道學推趙公光祖而 朴英鄭鵬世無識者何歟曄曰不特朴英鄭鵬也近日閔公箕學行具備人無知者浚慶曰子欲比閔箕於朴英鄭鵬乎曄曰閔公居卿相之位故人不推仰若以閔公學行屈于淸凉山或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止此而已乎浚慶不以爲然 并石潭日記

閔文景箕淸修好善殆 明 宣間名相也花潭每嘆其賢及沒而退溪狀其行稱道亦盛其定國本時以袖進

大學衍義得力以啓　宣廟四十年之治又為東臯相
之所讓功也石潭野史論貽大過至引婢妾事以著之
此殆當時諸賢所不免何可以是律之耶世稱閔公家
與白林菴家對門二婦人相失聞見誤以致如此云
其或然歟 南溪雜著

李鐸 景甫公

字善鳴全義人正德己巳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
進士乙未登第選入翰苑歷吏郎舍人直提學大司
諫副提學湖西觀察使大司憲禮吏曹判書 宣祖
辛未拜相至領議政丙子卒年六十八

公自幼氣度不凡見者竒之議政公嘗曰此兒終必大吾
家年十五陪叔母下南鄉於逆旅僮僕與人鬪隣人稱
被毆者將死到寓舍作亂一行喪氣公出踞繩床招問
其由即縛其奴付隣人曰殺人者當法償命恐其逃故
令付汝告官但毆不至傷而汝敢作亂則汝亦有罪言

巳杜門戒僮僕不言夜半隣人潛還其奴議政公聞之

喜曰此非厥兄所能爲吾所以必還此兒也

爲舍人與陳復昌同僚竟日並對無一語及世務只事杯

酌戲謔復昌語人曰其也佯狂外戒聞者危之

戊申陞司憲府執義時大司憲具公壽聃欲劾李芑貪縱

議于私第公蹙其言從之

癸丑赴京淸愼律己行橐蕭然從者畏戢到一驛館館人

曰此舍有妖使臣皆不寓公强宿焉其夜適患霍亂從

者疑恐請移他舍公執不聽自後邪說始息

尹元衡以妾爲妻倡起庶孽許通之論大司憲尹春年助

成之人莫敢言者公以副提學上劄論之

李樑用事公笑謂同志曰君與我不知權門我問曰樑矣

手可熱公一不踵門無乃太露形跡乎公笑曰如我老

病之腰豈可屈於昔日郎屬乎

乙丑尹元衡罪盈惡稔公論激發公時爲憲長與大司諫

朴公淳率同僚伏閤請遠竄三公繼發至於擧朝立庭

乃命削爵放歸田里元衡之奴有怙勢爲民害者自

府拿致杖殺之權奸旣去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

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乎但當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

要在鎭靖人服其量

拜禮曹判書時 穆宗皇帝登極翰林苑檢討許國給事
中魏時亮以詔使入境 明廟昇遐 宣祖以權知國
事將迓詔使兩使皆知禮者乃謂問禮官曰權知國事
未受命爲王當與羣臣同服事出變禮典故無據迭復
未定公乃以世子七章服爲請詔使許之又謂迎詔時
不宜乘輦擧朝憂悶公善辭得請相禮之際容止可觀
領議政李浚慶乃嘆曰某當大事風力過人不可及也
并栗谷撰行狀
三年春正月吏曹判書朴淳辭疾免以李鐸爲吏曹判書
鐸時望雖不及淳而愛士有局量及居銓部務張公道

政事比淳為優矣

自 中廟朝權奸倒執國柄賄賂成風仕路淆濁元衡通
源相繼得罪朝野拭目佇見清明之政而居銓衡者未
能盡革舊習閔箕雖有時望亦不免以干請除官及李
鐸為吏曹判書務張公道以為初入仕者若非上舍生
例試蔭才賢者豈屑於就試乎乃使郎僚薦知名之士
啓請被即薦者雖不試才亦得補官於是仕路稍清流
俗羣非以為輕毁舊規創開新例鐸與正郎具鳳齡被
謗而不撓

以李鐸為右議政鐸雖短於學術淳厚有器度且有好善

之量故時望歸之但無風節臨難不能無屈撓居相位謹飭無他而已 並石潭日記

時朝廷設正供都監欲矯貢物防納之弊公爲提調夙夜憂勞思善規畫而 上志不欲更張衆論不一公謂人曰 先王成憲雖不可變法久弊生不可無損益今拘仍舊不能變通豈今日救弊拯溺之意乎

時侍臣有建白請依 祖宗故事以未出身有學行者叅補銓職 上命議于諸大臣公獻議曰帝王之用人惟在於得人何關出身與否乎苟有力行踐履恬靜自守無意衒玉者則雖置之公輔可也何獨銓職乎近來專

以科第用人才德之士多沈而不揚至如曺植乃一代
遺逸而除拜不過冗官終不得吐一言而死此賢者所
以不至也自今臺官叅用未出身人一以復　祖宗之
規一以恢用人之路則豈不有光於　聖治乎
時西海坪胡人梗戎驅逐伐穀之師戎軍奔北議者欲擧
兵窮其巢穴以刷其恥公曰興師動衆必稽天時人事
不可輕擧今者天灾疊現兵力不完只可固守待變非
擧兵深入之時也軍竟不發
甲戌春以白虹貫日之變　上下手教自責求言一日
上御至顯閣引見大臣侍從以灾異為憂公進曰君王

所當克念者敬天勤民茲兩事耳伏見求言手敎出於至誠成湯六責蔑以尙茲古人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又曰敬天以實不以文苟能終始至誠無一毫私僞雜於其間則敬天勤民克盡其實矣張南軒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以此見之災異由於人君之一念可不畏乎念茲在茲無或少忽焉

公資稟醇厚體貌豊偉當官處事必思盡職謹嚴自持少無干進之意而淸望自歸凡有 君賜必感激起敬待使者盡其誠禮雖病中不衰常謂學倫之道莫先於明

世系乃與同志族人立譜鋟梓分于一門徧及踈遠日
此於睦族不無小補居家尚儉約服餙器用無金玉綾
叚教子弟每勉以清素於物無所玩好公退只對客着
碁而已家業素貧只資祿俸絶無他營或至乏絶猶以
慼蒲爲戒對子弟嘆曰不德而致高位無功而享厚祿
此招禍之道也汝等勿喜嘗曰司馬温公曰平生所爲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此則地位甚高人不能及吾於
一家事亦未嘗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力處也
公晩年好看書終日不輟曰吾不幸早第身且有病不曾
讀古人書到今面墻雖悔可追公雖以不學自謙以愛

人仔士其中縠黙自守故士林倚以爲重而沈痾作崇

不享遐壽識者咸悼惜之並行狀

行判中樞府事李鐸卒鐸雖乏矯矯風節而寬厚有德量

愛士能容其直其長銓曹力厎公道士望甚重佐郎鄭

澈每於銓除之時必欲以公論注擬多有所違覆鐸無

言不從旣而笑謂澈曰惟我能容君後人必有所不堪

者矣厥後洪曇判吏曺澈執論如此曇果大怒澈語人

曰李公之量人不可及鐸位居台司只資俸祿不別治

産僅給朝夕而已郡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隣里親舊

厨無餘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君賜無

易也驛卒士林惜之以為近日銓曹政事無最於驛云

石潭日記

公恬於勢利芬華築室華山之麓寓興花卉尤愛老松扁其堂曰友松日嘯傲其中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有時杖屨苔階竹逕間白鬚蒼顏宛若山澤之臞家貧仰哺於祿每慭慭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容著說深得理趣雖自謂廢學其靜養之效亦不誣也

公質慤無機關倉卒不形驚遽之色常慕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

郭司諫珣死直於乙巳僚友畏累無顧者公脫衣以襚談者義之（並栗谷撰碑）

李澤

字澤之陸之孫正德己巳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
司馬戊戌登第歷三司承旨七道監司禮曹叅判
宣廟癸酉卒年六十五
乙巳丙午之間不傳時議遷置冗局者數年北方凶歉以
公有撫禦才由軍晃副正授通政穩城府使以病遞頗
有去後思
公賦性温平制行和易待人處事不設畦畛莅官尚廉謹
在家崇儉約公退還家不喜交遊官登西卿巷無車馬
如寒士家人或戲嘲無客公曰無客真吾樂也

杏林之後多以善書知名公筆勢豪健自成一家詩亦典雅而少與人酬唱世無傳焉射藝滑妙武夫莫敢爭常戒諸子曰勿為悪德以忝先祖

自珥省事以來當國之宰非一二吹噓之力可奪造化病于夏畦者肩相接也未嘗闖公游其門以求捷徑故雖無烜赫聲不至蹈禍機非恬澹自守能如是乎並栗谷撰碑

南致勤

字勤之忠簡公智曾孫　中宗二十三年戊子擢武

科魁歷五道節度使官至漢城判尹　宣祖庚午卒

公早孤能自刻勵律身甚嚴嚴先生用恭己卯名儒也公

從游為學甚為見重

島夷襲耽羅其守請名將自代僉曰公哉起家促行倫賊

安黎靡有遺策淩牧使金秀文資其所成能卻敵保城

上章歸功於公

己卯倭大舉寇湖南縱兵殺元戎連陷五城諸將無不奔

潰京城荷擔戎嚴公以防禦使先嘗于南平破之聞者

皆氣倍遂得驅擄出境數日犯鹿島圍城急公自興陽
馳救賊望旗而遁以舟師追擊多所殺獲元帥李浚慶
奏捷曰是役也使賊亦知舟師之可用水戰之可畏比
之靈巖之勝尤有光焉時將士多被罪誅公獨以能拜
其道節度使
湖南兵火之餘公私赤立掃灰燼立營府招流亡撫遺子
遴將卒精訓鍊根紀律教陣書繕器械完城塹竭心殫
力載星出入夜不安枕不數月富強反為諸道最
戊午倭寇聲息益急命公自擇達臣毋憚基慳以二佐三
十倫裨巡海邊得節制觀察使以下兵馬水軍節度皆

具橐鞬郊迎先驅凡百備禦精彩一新賊遠不來益懲於前昔敗沒也 并任彥紀撫碣銘

強賊林巨正楊州白丁也性狡黠且驍勇與其徒數十皆極趫捷起而爲賊焚燒民居亂搶牛馬若有抗之者則剮裂屠剪極其殘酷自畿甸至海西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捕捉輒先漏通以是橫行無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蹤跡宣傳官往九月山見其跡以爲出而徑還賊在後射殺之朝廷又使長淵甕津豐川等四五官武臣守令領兵往捕聚于瑞興吏民已通之賊夜

率六十餘騎乘高俯瞰亂矢如雨五官軍不能支潰而
歸尤横無忌以南致勤爲討捕使出鎭于載寧郡賊領
衆入于九月山只率親切驍健者餘皆散遣分據險阨
爲拒捕之計致勤盛集軍馬漸逼于山下使一賊不敢
下山賊之謀主徐林知其終不免遂下山來降盡言其
虛實情形乃進軍搜林別藪而上諸賊皆降五六賊終
始相隨使徐林往誘之旣來盡斬之巨正越壁而逃致
勤令自黃州至海州盡發民丁作人城自文化至載寧
一户一幕箇箇搜探賊始計窮投入一村家致勤進圍
之巨正刼其家主老嫗曰汝不急呼而出則盡殺之遂

呼賊而走出門則巨正帶弓矢爲軍人狀拔劍逐其嫗出則賊已走矣諸軍不知彼爲賊魁一時齊呼賊走擾攘喧聒之中扶下一軍人而奪其騎馬馳入衆中亦不知何人奪去也俄有一人徐出陣向山後去曰卒病欲臥治一人曰雖病安可離陣汝一步此可疑也五六騎追之徐林遂呼曰賊也亂箭射之賊創甚乃曰吾之爲此計皆林也徐徐林徐徐終能投順乎盖憤其先投降欲以計見戮也寄齋雜記

公爲慶尚兵使踰鳥嶺驛卒擁馬向山坡曰此地自古有國祀神堂奉石彌勒凡來使客商賈皆拜跪祈禱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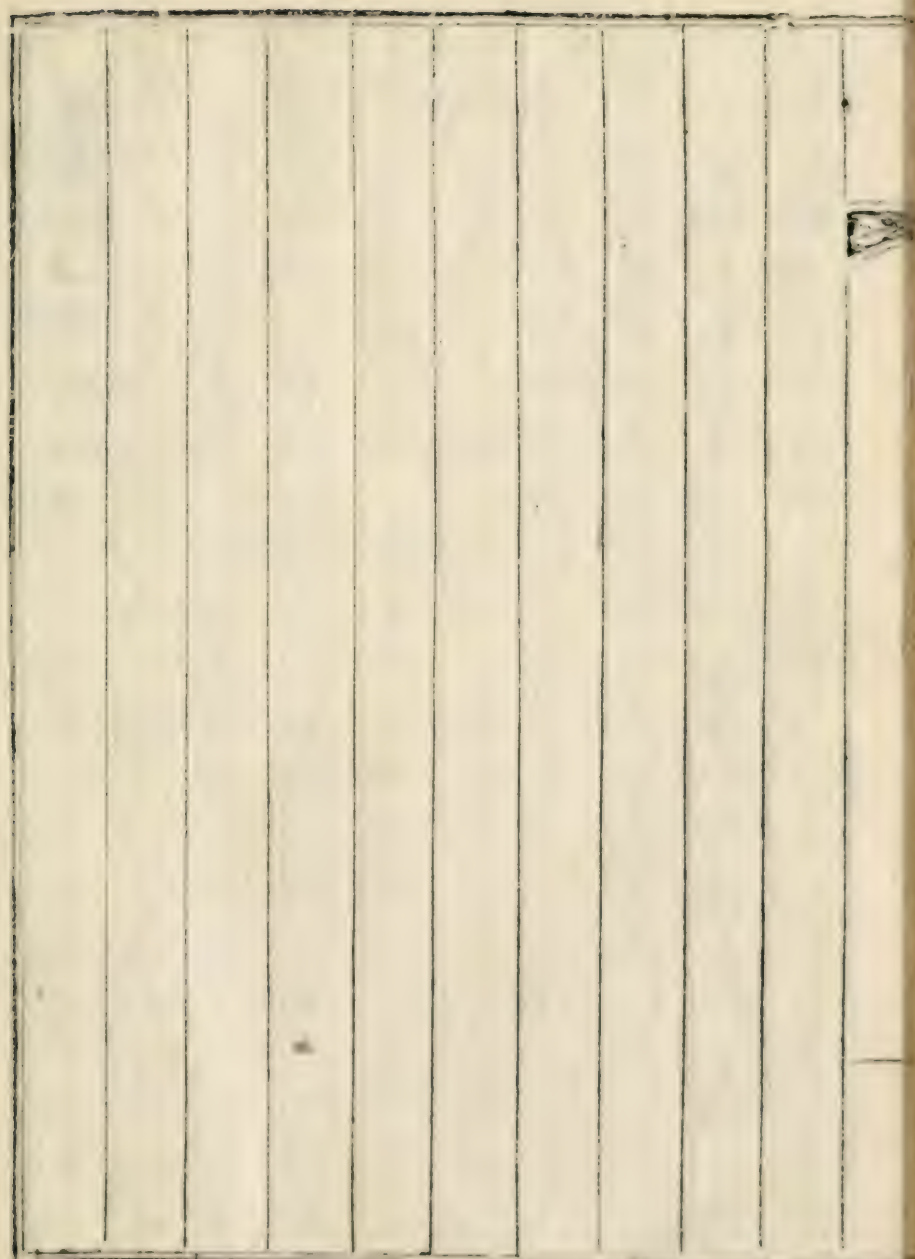
乃行不然則未下嶺底人馬必仆死公曰唯唯直到祠
前命悉撤毁祠宇撞碎彌勒又命聚嶺底村家千手鍤
掘瀦祠宇基址為池澤頃刻而畢遂作行上營竟無病
後巡列邑時凡非禮神祀及路傍聚石叢祀掛紙錢懸
馬鬃處一皆夷之無尺石淫祀之風遂寢
公在關西時到百祥樓大會諸將設宴歡樂然而待妓輩
甚嚴公有一寵姬極有姿色妓輩謂姬令公性極嚴汝
能戲批其頰吾輩當為爾設大宴凡事惟命是從是夕
公宿於樓房將寢滅燭妓進妖媚百態公亦戲笑妓因
其戲微犯頰輔公即以覆衾裹妓開窓而投之江妓輩

贍標遺事 並

公沈毅謹重孝友忠直周恤親舊近遠不遺勤敏職務大小必謹其為將也致命綏鼓無所顧慮重惜名節不畏強禦預定號令申申明甫立決賞罰斷斷信果誠於禮士而好問能用急於撫卒而推恩盡情是故所至皆有聲績無所敗衄晩年朝野倚重如長城麾下多擁閫節趍走稟承如子弟

當乙丙之間太平日久巨寇猝發兵民逃潰恐後將相相顧無計公唱為戰船之策曰此韓信背水之意也人皆莫曉笑且危之公不怒不沮大造蒙衝飛樓三層高櫓

四圍輜粮載於下棹櫓運於中弓矢發於上大炮雷擊
於前撞碎懸舂于後雲帆馳逐一瞬萬里觸碎兆焦煙
滟焰沒彼雖有良平賁育不及爲智勇焉其他如蒺藜
發火交投賊船動則洞足焚溺莫救公所創爲而至今
賴之者不可勝紀也島嶼遠近海曲險夷郡邑強弱鎮
戍虛實戰船止泊之處往來之路公皆身歷心思畫爲
擊救追邀之律如指諸掌明有成效雖云柱不可膠要
之未出範圍通來三十餘歲恬嬉益甚鮮有知者深可
惜也且倭奴鐵丸習於大明海賊極其巧妙人穿四五
甲貫二三鐵尾爲楯亦不能禦公樵以真木之板始得

無虞亦一奇也 並碣銘

張弼武

字武夫求禮人正德庚午生　中宗三十八年癸卯
登武科歷江界會寧府使慶尚左右道兵使咸鏡北
道兵使　宣祖甲戌卒年六十五

公生而奇偉寡言語不喜戲母教諸子甚嚴公最幼嘗有
失當撻泣曰兒罪當笞願勿傷肩臂欲以此孝親父母
異之曰是必起吾門也既長慨然有求學之志從師受
大學通鑑略通大義復自奮曰男兒生世要立功名光
祖先遂學武藝孜孜不廢躬漁獵以供甘旨
戊申從朝天使之行諸人見市廛物貨莫不歆羨公獨卧

舘舍以所受賞賜盡買書冊而歸人皆敬憚
出爲明川縣監愛民如子官庫盈溢民有以海産來獻者
令坐前而盡啗之時有惡虎爲患北兵使喩邊將及守
令擧兵圍捕公獨持一箭往有白額者伏於叢上相距
幾二百步公持滿而發之虎即墜下其害遂息
拜穩城判官乙卯正月城底胡誘引深處諸胡抗沙衞等
入長城門内公即率牙兵八名先馳赴之賊見其兵單
長驅直前公連發三矢應弦而倒賊少退作左右翼而
進爲圍抱之狀公顧謂八卒曰爾等愼勿發射所帶之
箭節次與賊先向左翼而射又向右翼而射賊倒斃者

甚多俄而府兵追到賊大敗而走乘勝追之出長城門外斬二十五級兵戈器械之委棄者不可勝計歸而計功府使辛敬輿曰今日之功公獨辨也公曰下官受主將敎而往擊何敢言功辛喜曰果若君言朝廷以敬輿報功不實竊武大搆遑讒只治辛不實之罪竟不賞功御史趙光彦啓褒公功　上特賜表裏一抗沙衛等各以長箭一枝東貂皮三領以示心服之意亦歸於府伯丁巳閔應瑞爲濟州牧使以公爲偏裨時倭寇十餘艘来泊州境牧使下海攻捕賊已遁去問計於公公曰船遠風逆追之有悔閔不聽追及尾後一船有一倭潛泳水

底躍入我船揮釼擊之我軍驚惶奔迸落水死者甚多
有一卒以長槍刺賊而斃之閫始悔不用公言及論獲
船殺倭之功閫欲以公爲首公固辭不聽稱病歸家
爲梁山郡守梁介於兵水兩營之間凡所徵求苟在法外
一切不從兩營皆御之一日兵水使會於郡舍同聲問
曰營門之令拒而不行何恃而敢如是乎公曰吾無所
恃只有草屋數間惟恃此耳兩人相視失色幾盡六朞
辭病徑歸移搆小廬僅以橡支僅蔽風雨
甲子拜滿浦僉使時　皇朝有逆寇擾我邊陲　皇帝命
我國征之朝儀皆以爲非其莫可　命爲西征大將公

即以猛士百餘人深入賊穴設伏而敗之生擒數百送于 皇朝 帝命鑄銀三斤刻公姓名而歸之
已已特陞嘉善為會寧府使辭不赴拜慶尚兵使下敎曰
卿淸勤可嘉而不惜人命此甚有妨於爲將之道卿宜
警飭公拜辭赴鎭以 上敎作軸掛諸壁上拱手仰對
壬申拜北道兵使復加嘉善公深欲辭之而時有北邉聲
息卽決以行諸胡相戒曰張將軍來鎭愼毋犯邉生事
民吏畏服戴之如父母畏之鬼神
公雖以武藝爲業手不釋卷又取自警編摘其語以自省
嘗銘於釰曰惟存報國之心永絶憂家之念日日新又

日新每傾慕南冥在梁山去山海亭繞三十里馳往謁之請受一言南冥見而奇之且嘉向道之誠嘆曰百世之下復見夷齊開襟相語一如舊識公在西北累歲只以一紙通信而歸鄉御欵段章山衲往謁信宿而返及聞其訃為文哭奠徘徊惆悵情不自勝

性疾惡與惡人坐若將浼焉貪汙不潔之人則爵位雖尊視之蔑如也臨忿恐傷人治民恒用榎楚故人無傷者至其敗倫亂俗贓盜之人輒加威怒如轟雷烈火必快治而後已見者無不股栗御下卒以嚴無一毫容貸或曰得無過當乎公曰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驅惡死

之人以赴死地而人不敢逗遛者知退而必死故寧進而或生也平日不嚴人不知畏而心亦怠矣到此而雖行斬伐顧何益哉聞者心服晩年自覺嚴急欲濟以和平務從寬柔遇人接物曲盡情意無敢少忽焉並潜谷舊錄